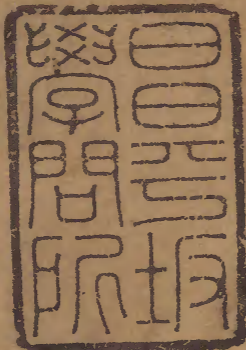


朱子語類

三十七之四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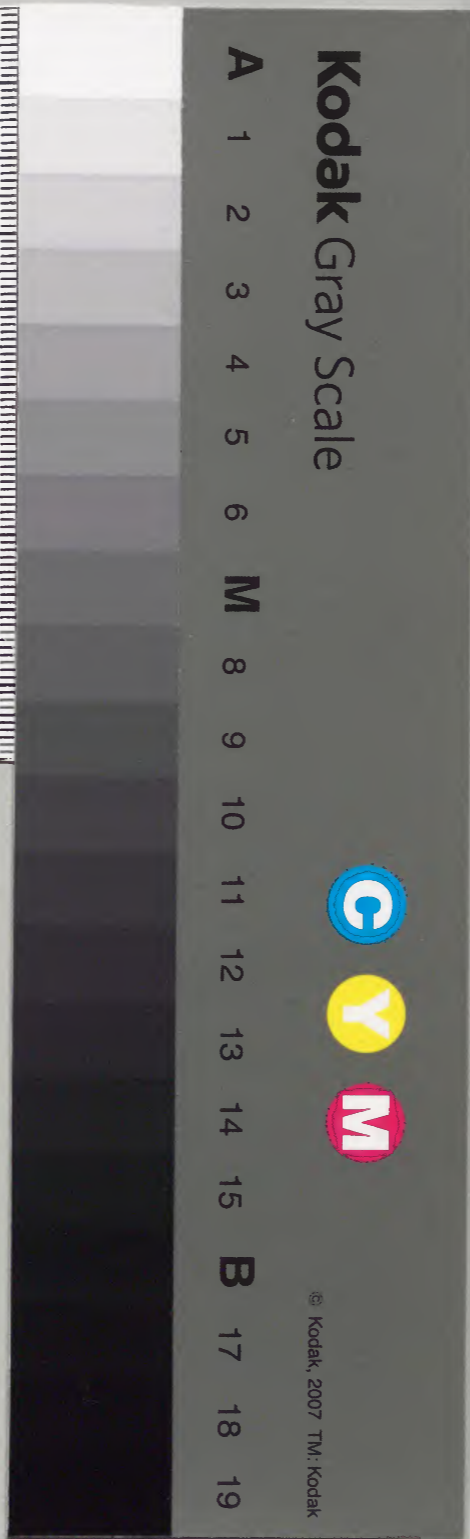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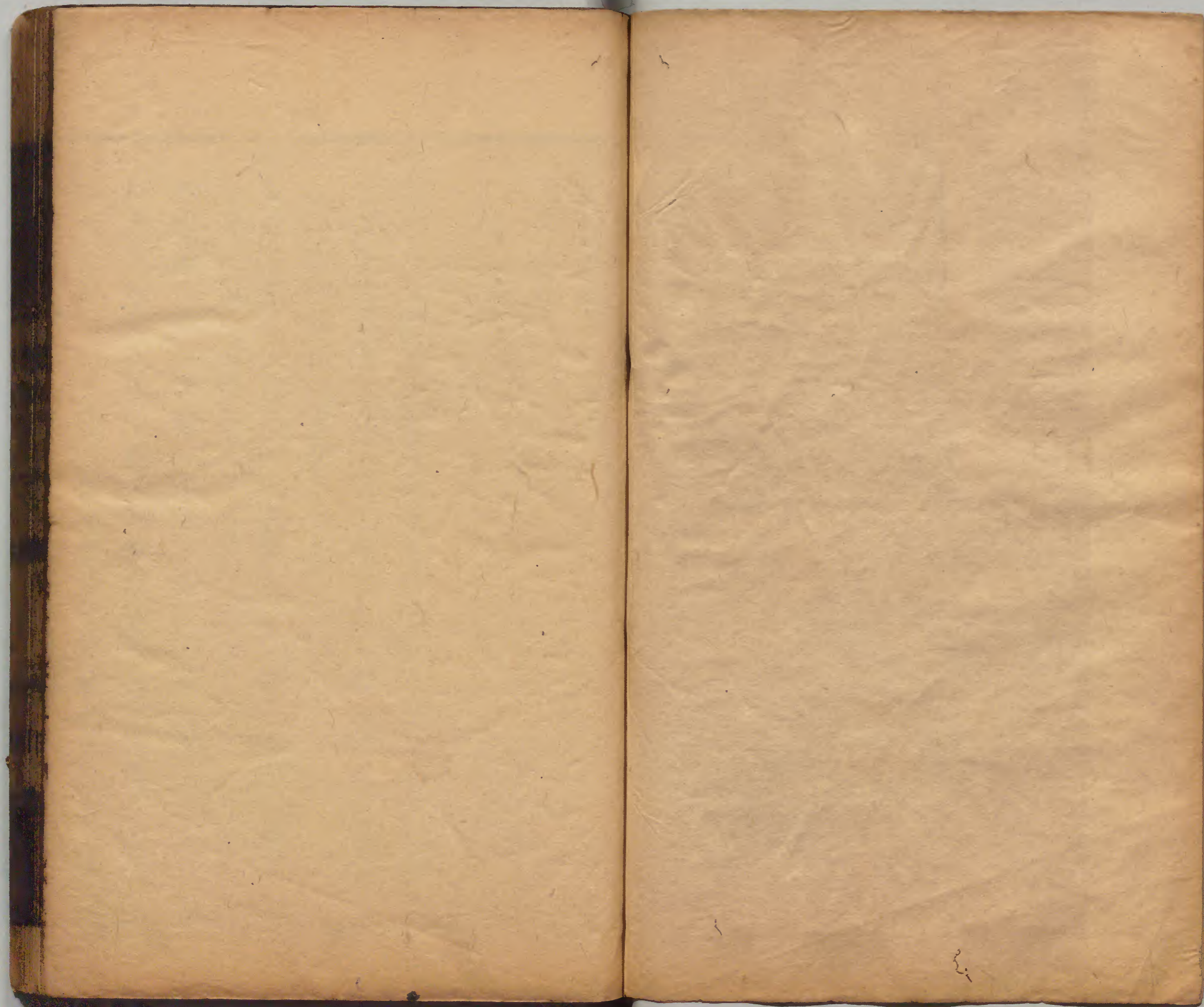
子罕下至類問下

內閣文庫			
函	架	冊	號
三	一	五	〇
六	〇	一	七
漢書			類
莫書明			

漢書門			
冊	架	函	號
三	一	五	〇
六	〇	一	七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017	
冊數	30(10)		
函號	292	251	





朱子語類

朱子語類卷第三十七

論語十九

十罕篇下

法語之言章

法語之言異與之言異。謂異順與他說都是教他做好事。如有言遜于汝志。重處在不改不釋。聖人謂如此等人。與他說得也不濟事。故曰吾末如之可也。端蒙

植說此章集注云。法語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如漢武帝見汲黯之直。深所敬憚。至帳中可其奏。可謂從矣。然黯論武帝內多慾而外施仁義。豈非面從。集注云。異言無所乖忤。故必悅。然不釋。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如孟子論太王好色好貨。齊王豈不悅。若不知釋。則徒知古人所謂

朱子語類

好色不知其能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徒知古人所謂好貨。不知其能使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先生因曰。集注中舉楊氏說亦好。補

三軍可奪帥章

志若可奪。則如三軍之帥。被人奪了。做官奪人志。志執得定。故不可奪。執不牢。也被物欲奪去。志真箇是不可奪。泳

衣敝緼袍章

衣敝緼袍。是裏面夾衣有綿作胎底。義剛

衣敝緼袍。也有一等人資質自不愛者。然如此人亦難得。承

先生曰。李閔祖云。伎是疾人之有。求是耻已之無。呂氏之說亦近此意。然此說又分曉。菴

問子路終身誦之曰。是自有。一般人著破衣服在好衣服中亦

不管者。子路自是不把這般當事。菴問子路却是能克治。如

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曰。子路自是恁地人。

有好物事。猶要與眾人共用了。上蔡論語中說管仲器小處

一段極好。菴

問子路終身誦之。此子路所以不及顏淵處。蓋此便是願車馬

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底意思。然他將來自誦。便是

無那無伎善施勞意思。曰。所謂終身誦之。亦不是他矜伎。只

是將這箇做好底事。終身誦之。要常如此。便別無長進矣。又

問呂氏貧與富交。強者必伎。弱者必求之語。曰。世間人見富

貴底。不是心裏妬嫉他。便羨慕他。只是這般見識爾。備

謝教問子路終身誦之。夫子何以見得終其身也。曰。只是以大

勢恁地這處好。只不合自擔當了。便止於此。便是自畫大凡

十分好底事。纔自擔便也壞了。所謂有其善喪厥善。淳  
道怕擔了。何足以臧  
○可學

知者不惑章

知者不惑。真見得分曉。故不惑。泳

道夫問仁者不憂。曰。仁者通體是理。無一點私心。事之來者雖無窮。而此之應者各得其度。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何憂之有。驥

仁者不憂。仁者天下之公。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何憂之有。泳

或問仁者不憂。但不憂似亦未是仁。曰。今人學問百種。只是要克己復禮。若能克去私意。日間純是天理。自無所憂。如何不是仁。義剛

陳仲亨說仁者不憂。云此非仁體。只是說夫子之事。先生曰。如何又生出這一項情節。恁地則那兩句也須恁地添一說始得。這只是統說仁者。便是不憂。義剛

勇者不懼。氣足以助道義。故不懼。故孟子說配義與道無是餒也。今有見得道理分曉。而反懾怯者。氣不足也。泳

或問勇者不懼。舉程子明理可以治懼之說。曰。明理固是能勇。然便接那不懼未得。蓋爭一節在。所以聖人曰勇者不懼。熹李闕祖問論語所說勇者不懼處。作有主則不懼。恐有主字明勇字不出。曰。也。覺見是如此。多是一時問下字未穩。又且恁地備員去。因云前輩言解經命字為難。近人解經亦間有好處。但是下語親切。說得分曉。若前輩所說。或有不大大故分曉處。亦不好。如近來耿氏說易女子貞不字。伊川說作字育之

字。耿氏說作許嫁笄而字之字。言女子貞不字者。謂其未許嫁也。却與昏媾之義相通。亦說得有理。又云。伊川易亦有不分曉處甚多。如益之因凶事。作凶荒之凶。直指刺史郡守而言。在當時未見有刺史郡守。豈可以此說。某謂益之用凶事者。言人臣之益君。是責難於君之時。必以危言鯁論恐動其君而益之。雖以中而行。然必用圭以通其信。若不用圭而通。又非忠以益於君也。卓

行夫說仁者不憂一章。曰。勇者不懼。勇是一箇果勇必行之意。說不懼也。易見。知者不惑。知是一箇分辨不亂之意。說不惑也。易見。惟是仁如何會不憂。這須思之。行夫云。仁者順理故不憂。若只順這道理做去。自是無憂。曰。意思也是如此。更須細思之。久之。行夫復云云。曰。畢竟也。說得粗。仁者所以無憂

者。止緣仁者之心。便是一箇道理。看是甚麼事來。不問大小。改頭換面來。自家此心。各各是一箇道理。應副去。不待事來。方始安排。心便是理了。不是方見得道理合如此。做不是方去恁地做。賀孫。○格。錄別出。

蔡行夫問仁者不憂一章。曰。知不惑。勇不懼。却易理會。仁者不憂。須思量仁者如何會不憂。蔡云。莫只是無私否。方子錄云。或曰。仁者

無私心故樂天而不憂。曰。固是無私。然所以不憂者。須看得透。方得。楊

至之云。是人欲淨盡。自然樂否。曰。此亦只是貌說。洪慶問先

生說是如何。曰。仁者心便是理。看有甚事來。便有道理應他。

所以不憂。方子錄云。仁者理即是心。心即是理。有一事來。便

理一心純。是這道理。看甚麼事來。自有這道理。在處置他。自不煩惱。人所以憂者。只是卒然遇

事。未有一箇道理應他。便不免有憂。恪錄一作。今人有這事。却無這道理。便處置不來。

所以憂。從周錄云人所以有憂者只是處未得。恪

方毅父問知者不惑。明理便能無私否。曰。也有人明理而不能

去私慾者。然去私慾必先明理。無私慾則不屈於物。故勇惟

聖人自誠而明。可以先言仁。後言知。至於教人。當以知為先。

錄。時舉少異。

先生說知者不惑章。惟不惑不憂。便生得這勇來。植

問知者不惑章。曰。有仁知而後有勇。然而仁知。又少勇不得。蓋

雖曰仁能守之。只有這勇。方能守得到頭。方能接得去。若無

這勇。則雖有仁知。少間亦恐會放倒了。所以中庸說仁知勇

三者。勇本是箇沒緊要底物事。然仁知不是勇。則做不到頭。

半塗而廢。熹

或問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何以與前面知者不惑

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次序不同。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

為先。此誠而明。明而誠也。中庸言三德之序如何。曰。亦為學

者言也。問何以勇皆在後。曰。末後做工夫不退轉。此方是勇。

錄

或問人之所以憂惑懼者。只是窮理不盡。故如此。若窮盡天下

之理。則何憂何懼之有。因其無所憂。故名之曰仁。因其無所

惑。故名之曰知。因其無所懼。故名之曰勇。不知二說孰是。曰。

仁者隨所寓而安。自是不憂。知者所見明。自是不惑。勇者所

守定。自是不懼。夫不憂不惑不懼。自有次第。或曰。勇於義。是

義理之勇。如孟子施舍北宮黝。皆血氣之勇。人傑之云。或曰。是武勇之勇。曰。大槩統言之。如

孟施舍北宮黝皆血氣之勇。曰。三者也。須窮理克復方得。

只如此說不濟事。去偽

問知者不惑。集注知以知之仁以守之勇以終之。看此三句。恐知是致知格物。仁是存養。勇是克治之功。先生首肯曰。是勇是持守堅固。問中庸力行近乎仁。又似勇者不懼意思。曰。交互說都是如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三知都是知。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三行都是仁。好學近知取近乎勇。三近都是勇。宙

可與共學章

可與共學。有志於此。可與適道。已看見路脉。可與立。能有所立。可與權。遭變事而知其宜。此只是大綱如此說。可學  
問可與適道章。曰。這箇只說世人可與共學底。未必便可與適道。可與適道底。未必便可與立。可與立底。未必便可與權。學時須便教可適道。適道便更教立去。立便須教權去。植

或問可與立。是如嫂叔不通問。可與權。是嫂溺援之以手。曰。然。熹

問權地位如何。曰。大賢已上。可學  
權是稱量教子細著。閔祖

問權便是義否。曰。權是用那義底。問中便是時措之宜否。曰。以義權之。而後得中。義似秤。權是將這秤去稱量。中是物得其平處。個

經自經。權自權。但經有不可行處。而至於用權。此權所以合經也。如湯武事。伊周事。嫂溺則援事。常如風和日暖固好。變如迅雷烈風。若無迅雷烈風。則都早了。不可以爲常。涿  
蘇宜久問可與權。曰。權與經不可謂是一件物事。畢竟權自是權。經自是經。但非漢儒所謂權變權術之說。聖人之權。雖異



於經其權亦是事體到那時合恁地做方好。植○時舉同

可與立未可與權亦是甚不得已方說此話然須是聖人方可與權若以顏子之賢恐也不敢議此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而今人才磨便磷才涅便緇如何更說權變所謂未學行先學走也。備

先生因說可與立未可與權權處是道理上面更有一重道理如君子小人君子固當用小人固當去然方當小人進用時猝乍要用君子也未得當其淡根固蒂時便要去他即爲所害這裏須斟酌時宜便知箇緩急淡淺始得或言本朝人才過於漢唐而治效不及者緣漢唐不去攻小人本朝專要去小人所以如此曰如此說所謂內君子外小人古人且胡亂恁地說不知何等議論永嘉學問專去利害上計較恐出此

又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則利自在明其道則功自在專去計較利害定未必有利未必有功。寓

叔重問程子云權者言秤錘之義也何物以爲權義是也然也只是說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此意如何看曰此如有人犯一罪性之剛者以爲可誅性之寬者以爲可恕槩之以義皆未是合宜此則全在權量之精密然後親審不差欲其權量精密是他平日涵養本原此心虛明純一自然權量精密伊川常云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爲質則禮以行之。詩舉

問經權之別曰經與權須還他中央有箇界分如程先生說則無界分矣程先生權即經之說其意蓋恐人離了經然一滾來滾去則經與權都鶻突沒理會了又問權是秤錘也秤衡

是經否。曰。這箇以物譬之。難得親切。久之曰。稱得平。不可增。加些子是經。到得物重衡昂。移退是權。依舊得平。便是合道。故反經亦須合道也。壽

問經權。曰。權者。乃是到這地頭道理。合當恁地做。故雖異於經。而實亦經也。且如冬月。便合著綿向火。此是經。忽然一日。煖。則亦須使扇當風坐。此便是權。伊川謂權只是經。意亦如此。但說經字太重。若偏了。漢儒反經合道之說。却說得經權兩字分曉。但他說權。遂謂反了經。一向流於變詐。則非矣。義剛用之問權也者。反經而合於道。此語亦好。曰。若淺說亦不妨。伊川以爲權便是經。某以爲反經而合於道。乃所以爲經。如征伐視揖遜。放廢視臣事。豈得是常事。但終是正也。賀孫

或問伊川云。權卽是經。漢儒云。反經合道。其說如何。曰。伊川所

說權。是說這處合恁地做。便是正理。須是曉得他意。漢儒語亦未十分有病。但他意却是橫說。一向不合道理。胡做了。又曰。男女授受不親。是常經。合恁地。嫂溺援之以手。亦是道理。合恁地。但不是每常底道理了。譬如冬月衣裘附火。是常理也。忽然天氣做熱。便須衣夾揮扇。然便不是每常底常理了。公羊就宋人執祭仲處。說得權又怪異了。又曰。經是已定之權。權是未定之經。義剛

吳伯英問伊川言權卽是經。何也。曰。某常謂不必如此說。孟子分明說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權與經。豈容無辨。但是伊川見漢儒只管言反經是權。恐後世無忌憚者。皆得借權以自飾。因有此論耳。然經畢竟是常。權畢竟是變。又問某欲以義字言權。如何。曰。義者宜也。權固是宜。經

獨不宜乎。壯祖

問經權不同而程子云經卽權也。曰。固是不同。經是萬世常行之道。權是不得已而用之。大槩不可用時多。又曰。權是時中。不中則無以爲權矣。賜

或問反經合道之說。程先生不取。乃云不必說權。權卽是經。如何。曰。某常以爲程先生不必如此說。是多說了。經者道之常也。權者道之變也。道是箇統體貫乎經與權。如程先生之說。則鶻突了。所謂經。衆人與學者皆能循之。至於權。則非聖賢不能行也。蓋

或有書來問經權。先生曰。程子固曰權卽經也。人須著子細看。此項大段要子細。經是萬世常行之道。權是不得已而用之。須是合義也。如湯放桀。武王伐紂。伊尹放太甲。此是權也。若

日日時時用之。則成甚世界了。或云。權莫是中否。曰。是此一時之中。不中則無以爲權矣。然舜禹之後。六七百年方有湯。湯之後。又六七百年方有武王。權也是難說。故夫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到得可與權時節。也是地位太煞高了也。祖道

或問經與權之義。曰。公羊以反經合道爲權。伊川以爲非。若平看反經。亦未爲不是。且如君臣兄弟。是天地之常經。不可易者。湯武之誅桀紂。却是以臣弑君。周公之誅管蔡。却是以弟殺兄。豈不是反經。但時節到這裏。道理當恁地做。雖然反經。却自合道理。但反經而不合道理。則不可。若合道理。亦何害於經乎。又曰。合於權。便是經在其中。正甫謂權義舉而皇極立。權義只相似。曰。義可以總括得經權。不可將來對權。義當守經則守經。義當用權則用權。所以謂義可以總括得經權。

若可權義並言。如以兩字對一字。當云經權舉乃可。伊川曰。惟義無對。伊川所謂權便是經。亦少分別。須是分別經權自是兩物。到得合於權。便自與經無異。如此說乃可。恪問可與立。如何是立。曰。立是見得那正當底道理。分明了。不爲事物所遷惑。又問程子謂權只是經。先生謂以孟子援嫂之事例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莫是經是一定之理。權則是隨事以取中。既是中。則與經不異否。曰。經是常行道理。權則是那常理行不得處。不得已而有所通變底道理。權得其中。固是與經不異。畢竟權則可暫而不可常。如堯舜揖遜。湯武征誅。此是權也。豈可常行乎。觀聖人此意。畢竟是未許人用權字。學者須當先理會這正當道理。且如朝廷之上。辨別君子小人。君子則進之。小人則去之。此便是正當底道理。今人不去理會此。却說小人亦不可盡去。須放他一路。不爾反能害人。自古固有以此而濟事者。但終非可常行之理。若是君子小人常常並進。則豈可也。廣

亞夫問可與立。未可與權。曰。漢儒謂反經合道爲權。伊川說權是經所不及者。權與經固是兩義。然論權而全離乎經。則不是。蓋權是不常用底物事。如人之病。熱病者當服涼藥。冷病者當服熱藥。此是常理。然有時有熱病。却用熱藥去發他病者。亦有冷病。却用冷藥去發他病者。此皆是不可常論者。然須是下得是方可。若有毫釐之差。便至於殺人。不是則劇。然若用得是。便是少他不得。便是合用這箇物事。既是合用此權也。所以爲經也。大抵漢儒說權。是離了箇經說。伊川說權。便道權只在經裏面。且如周公誅管蔡。與唐太宗殺建成元

吉其推刃於同氣者雖同而所以殺之者則異蓋管蔡與商之遺民謀危王室此是得罪於天下得罪於宗廟蓋不得不誅之也若太宗則分明是爭天下故周公可以謂之權而太宗不可謂之權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故在伊尹可以謂之權而在他人則不可也權是最難用底物事故聖人亦罕言之自非大賢以上自見得這道理合是恁地了不得也時舉

因論經權二字曰漢儒謂權者反經合道却是權與經全然相反伊川非之是矣然却又曰其實未嘗反經權與經又却是箇略無分別恐如此又不得權固不離於經看可與立未可與權及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事毫釐之間亦當有辨文蔚曰經是常行之理權是適變處曰大剛說固是如此要就程

子說中分別一箇異同須更精微文蔚曰權只是經之用且如秤衡有許多星兩一定而不可易權往來稱物使輕重恰好此便是經之用曰亦不相似大綱都是只爭些子伊川又云權是經所不及者此說方盡經只是一箇大綱權是那精微曲折處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此是經常之道如何動得其間有該不盡處須是用權權卽細密非見理大段精密不能識此可與立便是可與經却未可與權此見經權毫釐之間分別處莊子曰小變而不失其大常或曰莊子意思又別曰他大槩亦是如此但未知他將甚做大常文蔚錄別出經與權之分諸人說皆不合曰若說權自權經自經不相干涉固不可若說事須用權經須權而行權只是經則權與經又全無分別觀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孟子曰嫂溺援之以

手。則權與經。須有異處。雖有異而權實不離乎經也。這裏所爭。只毫釐。只是諸公心粗。看不子細。伊川說權只是經。恐也未盡。嘗記龜山云。權者經之所不及。這說却好。蓋經者只是存得箇大法。正當底道理而已。蓋精微曲折處。固非經之所能盡也。所謂權者。於精微曲折處。曲盡其宜。以濟經之所不及耳。所以說中之爲貴者權。權者即是經之要妙處也。如漢儒說反經合道。此語亦未甚病。蓋事也有那反經底時節。只是不可說事事要反經。又不可說全不反經。如君令臣從父慈子孝。此經也。若君臣父子皆如此固好。然事有必不得已處。經所行不得處也。只得反經。依舊不離乎經耳。所以貴乎權也。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立便是經。可與立則能守箇經。有所執立矣。却說未可與權。以此觀之。權乃經之要妙微

密處。非見道理之精密透徹純熟者。不足以語權也。又曰。莊子曰。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便是經權之別。或曰。恐莊子意思又別。曰。他大槩亦是如此。只不知他把甚麼做大常。又云。事有緩急。理有大小。這樣處。皆須以權稱之。問子莫執中。程子之解經。便是權。則權字又似海說。如云。時措之宜。事事皆有自然之中。則似事事皆用權。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言之。則權字須有別。曰。執中無權。這權字稍輕。可以如此說。嫂溺援之以手之權。這權字却又重。亦有淺淺也。備

問伊川謂權只是經如何。曰。程子說得却不活絡。如漢儒之說權。却自曉然曉得。程子說底。知得權也是常理。曉不得他說底。經權却鶻突了。某之說。非是異程子之說。只是須與他分別。經是經。權是權。且如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此是經也。

有時天之氣變則冬日須著飲水夏日須著飲湯此是權也  
權是礙著經行不得處方使用得然却依前是常理只是不  
可數數用如舜不告而娶豈不是怪差事以孟子觀之那時  
合如此處然使人人不告而娶豈不亂夫倫所以不可常用

賜。夔孫  
錄詳別出

問經權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此是經也有時行不得處  
冬日須飲水夏日則飲湯此是權也此又依前是經但經是  
可常之理權是礙著經行不得處方始用權然當那時却是  
常理如舜不告而娶是箇怪差底事然以孟子觀之却也是  
常理只是不可常用如人人不告而娶大倫都亂了因推說  
湯武事  
伊川說權却是經却說得死了不活如某說非是異伊川說  
即是須爲他分別經是經權是權如漢儒反經之說却經權

曉然在眼前伊川說曉得底却知得權也是常理曉不得底  
却鶻突了如大過卦說道無不中無不常聖人有小過無大  
過某謂不須恁地說聖人既說有太過直是有此事但云大  
過亦是常理則得因舉晉州蒲事云某舊不曉文定之意後  
以問其孫伯逢他言此處有意思但難說出如左氏分明有  
稱晉君無道之說厲公信有罪但廢之可也樂書中行偃直  
殺之則不是然畢竟厲公有罪故難說出後必有曉此意者  
夔孫

問可與立未可與權看來權字亦有兩樣伊川以權只是經蓋  
每日事事物物上稱量體輕重處置此權也權而不離乎經  
也若論堯舜禪遜湯武放伐此又是大底權是所謂反經合  
道者也曰只一般但有小大之異耳如堯舜之禪遜是遜與

人遜一盆水也是遜。湯武放伐是爭。爭一箇彈丸也是爭。康節詩所謂唐虞玉帛烟炎紫。湯武干戈草色萋。大小不同而已矣。堯夫非是愛吟詩。正此意也。伊川說經權字。將經做箇大底物事。經却包得那箇權。此說本好。只是據聖人說可與立未可與權。須是還他是兩箇字。經自是經。權自是權。若如伊川說。便用廢了那權字始得。只是雖是權。依舊不離那經。權只是經之變。如冬日須向火。忽然一日大熱。須著使扇。這便是反經。今須是曉得孔子說。又曉伊川之說。方得。若相把做一說。如兩脚相併。便行不得。須還他是兩隻脚。雖是兩隻。依舊是脚。又曰。若不是大聖賢用權。少間出入。便易得走作。

恭父問可與立。木可與權。曰。可與立者。能處置得常事。可與權

者。卽能處置得變事。雖是處變事。而所謂處置常事意思。只在井以辨義。異以行權。此說義與權自不同。漢儒有反經之說。只緣將論語下文偏其反而誤作一章解。故其說相承曼衍。且看集義中諸儒之說。莫不連下文。獨是范純夫不如此說。蘇氏亦不如此說。自以唐棣之華爲下截。程子所說漢儒之誤。固是如此。要之反經合道一句。細思之亦通。緣權字與經字對說。纔說權。便是變却那箇。須謂之反可也。然雖是反。那經却不悖於道。雖與經不同。而其道一也。因知道伊川之說。斷然經自是經。權亦是經。漢儒反經之說。不是。此說不可不知。然細與推考其言。亦無害。此說亦不可不知。義字大。自包得經與權。自在經與權過接處。如事合當如此。區處是常法如此。固是經。若合當如此。亦是義。當守其常。事合當如此。



區處却變了常法。恁地區處固是權。若合當恁地亦是義。當通其變。文中子云。權義舉而皇極立。若云經權舉則無害。今云權義舉則義字下不得。何故却是將義來當權。不知經自是義。權亦是義。義字兼經權而用之。若以義對經。恰似將一箇包兩物之物對著包一物之物。行夫云。經便是權。曰。不是。說經便是權。經自是經。權自是權。但是雖反經而能合道。却無背於經。如人兩脚相似。左脚自是左脚。右脚自是右脚。行時須一脚先。一脚後相待而行。方始行得。不可將左脚便喚做右脚。右脚便喚做左脚。繫辭既說井以辨義。又說井居其所而遷。井是不可動底物事。水却可隨所汲而往。如道之正體。却一定於此。而隨事制宜。自莫不當。所以說井以辨義。又云井居其所而遷。賀孫

唐棣之華章

問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曰。此自是一篇詩。與今常棣之詩別。常音裳。爾雅棣移似白楊。江東呼夫移常棣。棣子如櫻桃可食。自是兩般物。此逸詩不知當時詩人思箇甚底。東坡謂思賢而不得之詩。看來未必是思賢。但夫子大槩止是取下面兩句。云人但不思。思則何遠之有。初不與上面說權處是一段。唐棣之華而下。自是一段。緣漢儒合上文爲一章。故誤認偏其反而爲反經合道。所以錯了。晉書於一處引偏字作翩。反作平聲。言其花有翩反飛動之意。今無此詩。不可考據。故不可立爲定說。去偽

或問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一章。時舉因云。人心放之甚易。然反之亦甚易。曰。反之固易。但恐不能得他久存爾。時舉



更須從頭溫一過。許多說話盡在集注中。賀孫

問賀孫讀鄉黨已終。覺得意思如何。曰。見得段段都是道理合著如此。不如此定不得。纔有些子不如此。心下便不安。曰。聖賢一句是一箇道理。要得教人識著。都是要人收拾已放之心。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非是學問只在求放心。非把求放心為學問工夫。乃是學問皆所以求放心。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大要皆欲使人思無邪而已。賀孫

第一節 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不同

看鄉黨篇。須以心體之。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如何是似不能言者。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如何是便便言唯謹。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如何是侃侃。如何是誾誾。義剛錄云。看鄉黨一篇。須是想像他恂恂。如何是誾誾。如何是侃侃。如何是誾誾。如何不可一滾看。

問先生解侃侃誾誾四字。不與古注同。古注以侃侃為和樂。誾誾為中正。曰。衍字乃訓和樂。與此侃字不同。說文以侃為剛直。後漢書中亦云侃然正色。誾誾是和說而諍。此意思甚好。和說則不失事上之恭。諍則又不失自家義理之正。廣

或問鄉黨如恂恂侃侃之類。曰。如此類解說則甚易。須是以心體之。真自見箇氣象始得。士教

問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或有大是非利害。似不可不說。所謂似不能言者。恐但當以卑遜為主。所以說似不能言。曰。不是全不說。但較之宗廟朝廷。為不敢多說耳。問其在宗廟朝廷。集注云。宗廟禮法之所在。在宗廟則每事問。固是禮法之所在。不知聖人還已知之而猶問。還以其名物制度之非古而因訂之。曰。便是這處。某嘗道是孔子初仕時如

此若初來問一番了。後番番來番番問。恐不如此。孰謂鄆人之子知禮乎。呼曰鄆人之子。是與孔子父相識者。有此語。多應是孔子初年。賀孫

第二節

在朝廷事上  
接下不同

亞夫問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曰侃侃是剛直貌。以其位不甚尊。故吾之言可得而直遂。至於上大夫之前。則雖有所諱。必須有含蓄不盡底意思。不如侃侃之發露得盡也。閔子侍側一章。義亦如此。時舉

問注云侃侃剛直。誾誾是和悅而諍。不知諍意思如何。曰說道和悅終不成一向放倒了。到合辨別處。也須辨別始得。內不失其事上之禮。而外不至於曲從。如古人用這般字。不是只說字義。須是想像這意思是如此。如恂恂皆是有此意思。方

下此字。如史記云魯道之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斷閭這正

見和悅而諍底意思。當道化盛時。斑白者不提挈。不負戴於道路。少壯者代其事。到周衰。少壯者尚欲執其任。而老者自不肯安。爭欲自提挈。自負戴。此正是和悅而諍。賀孫

閭閻。說文云和悅而諍。看得字義是一難底字。緣有爭義。漢志

洙泗之間。斷斷義一同。兩齒相斷。泳

漢書諸尚書爭一件事。其中有云閭閻侃侃。得禮之容。緘嘿邪心。非朝廷福。泳

第三節

為君  
擯相

問賓不顧矣。曰古者賓退。主人送出門外。設兩拜。賓更不顧而去。國君於列國之卿大夫亦如此。熹

問君召使擯。擯如其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擯者五人。以次

傳命曰古者擯介之儀甚煩如九命擯五人介則如命數是九人賓主相見自擯以下列兩行行末相近如主人說一句主人之擯傳許多擯者訖又交過末介傳中介直至賓之上介方聞之賓賀孫

古者相見之禮主人有擯賓有介賓傳命於上介上介傳之次介次介傳之末介末介傳之末擯末擯傳之次擯次擯傳之上擯上擯傳之主人然後賓主方相見又曰看來古人大故淳樸人君出命不甚會說話所以著人代他說話壽

植舉注云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傳命出也揖右人傳命入也曰然植

集注引晁氏說謂孔子無使擯執圭之事正淳曰定公十年夾谷之會孔子相恐即擯相之相曰相自是相擯自是擯相是

相其禮儀擯是傳道言語故擯用命數之半以次傳說必大  
集注  
無

第四節在朝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注云棖闕之間由闕右不踐闕只是自外

入右邊門邊乃君出入之所闕如一木柱門如今人多用石

墩當兩門中臣傍闕右邊出入此右字自內出而言賀孫

棖如今袞頭相似闕當中礙門者今城門有之古人常揜左扉

入君多出在門外見人所以當棖闕之間為君位泳

問立不中門或問謂門之左右扉各有中其制可考否曰門之

中有闕扉之兩旁有棖棖闕之間即中古人常闔左扉所謂

中門者謂右扉之中也必大

蕭問過位色勃如也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曰古今之

制不同。今之朝儀用秦制也。古者朝會君臣皆立。故史記謂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君立於門屏之間。屏者乃門間蕭牆也。今殿門亦設之。三公九卿以下設位於廷中。故謂之三槐九棘者。廷中有樹處。公卿位當其下也。雉過位注云。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曰。如今人廳門之內。屏門之外。似周禮所謂外朝也。植

問復其位。踧踏如也。曰。此是到末梢。又結算則箇。若衆人到末梢便撒了。聖人則始乎敬終乎敬。故到末梢又整頓則箇。壽

第五節為君聘

上如揖下如授。舊說亦好。但此方說升堂時其容如此。既升堂納圭於君前。卽不復執之以下。故說做下堂不得。所以只用平衡之說言之。上下謂執圭之高低也。必大

執圭上如揖下如授。前輩多作上階之上。下階之下。其實既下。

則已不用笏。往往授介者。只是高不過於揖。故如揖。下不低。

於授故如授。賀孫

享禮有容色。曰。聘但以圭。至享則更用圭璧庭實。植

問聘享之禮。曰。正行聘禮畢。而後行享禮。聘是以命圭通信。少

間仍舊退還命圭。享是獻其圭璧琮璜。非命圭也。幣皮與馬

之類。皆拜跪以獻。退而又以物獻其夫人。凡三四次方畢。所

獻之物皆受。但少間別有物回之。又問庭實。曰。皮幣與馬。皆

陳之於庭實。私覲是所遣之大夫。既以君命行聘享之禮畢。

却行私禮。參見他國之君也。壽

饗禮有容色。儀禮謂發氣滿容。何故如此。曰。聘是初見時。故其意極於恭肅。既聘而享。則用圭璧以通信。有庭實以將其意。

比聘時漸紆也。聘禮篇

私覲愉愉曰聘者享禮乃其君之信私覲則聘使亦有私禮物與所聘之國君及其大臣。植

第六節衣服之制

君子不以紺緇飾紅紫不以爲褻服。今反以紅紫爲朝服。賈孫

緇是而今淡底鴉青色。義剛

紺淡青揚赤色揚浮也。植

問緇以飾練服。緇是絳色。練服是小祥後喪服。如何用絳色以爲飾。曰便是不可曉。此箇制度差異。絳是淺紅色。紺是青赤色。如今之閃青也。廣

問紅紫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不知古之婦人女子亦多以紅紫爲服否。曰此亦不可知。但據先儒如此說耳。廣

舊纁絳朱。此紅之染數。一入爲襦。再入爲纁。三入爲絳。四入爲朱。子蒙

當暑衫絺綌必表而出之。與蒙彼縹絺有兩說。承 裘乃純用獸皮而加裏衣。如今之貂裘。或問狐白裘。曰是集衆狐爲之。植

第七節謹齋事

明衣卽是箇布衫。長一身有半。欲蔽足爾。又曰卽浴衣也。見玉藻注。植

問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而今之致齋者有酒何也。曰飲酒非也。但禮中亦有飲不至醉之說。廣

問齋必變食。曰葷是不食五辛。菴

第八節飲食之制

先子言類卷三十一  
六  
一言一語。一動一作。一坐一立。一飲一食。都有是非。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人欲。如孔子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多食。無非天理。如口腹之人。不時也食。不正也食。失飪也食。便都是人慾。便都是逆天理。如只喫得許多物事。如不當喫。纔去貪喫不住。都是逆天理。看道理只管進。只管細。便好。只管見上面。只管有一重。方好。如一物相似。剝一重。又剝一重。又有一重。又剝一重。剝到四五重。剝得許多皮殼都盡。方見真實底。今人不是不理會道理。只是不肯子細。只守著自底便了。是是非非。一向都沒分別。如說淫邪遁之辭。也不消得辨。便說道是他自陷自蔽。自如此。且恁地和同過。也不妨。賀孫

問割不正不食。與席不正不坐。此是聖人之心純正。故日用間纔有不正處。便與心不相合。心亦不安。曰。聖人之心。無毫釐之差。謂如事當恁地做時。便硬要恁地做。且如不得其醬不食。這一物合用醬而不得其醬。聖人寧可不喫。蓋皆欲得其當然之則故也。又問注云。精鑿也。曰。是插教那米白著。藟不得其醬不食。其字正緊要。其醬如魚膾芥醬之類。閔祖不得其醬。如今所謂醬。如禮記內則中有數般醬。隨所用而不同。楠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非特肉也。凡蔬果之類皆不可勝食氣。泳

第十節 居鄉

問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集注云。庶其依已而安。或云存室神。蓋五祀之屬。子孫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故祖考之精神依於已。若門行戶竈之屬。吾身朝夕之所出處。則鬼神亦必



依已而存。曰然。一家之主。則一家之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鬼神屬焉。看來爲天子者。這一箇神明是多大。如何有些子差忒得。若縱欲無度。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怪。蔡云子陵足加帝腹。便見客星侵帝座。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紂未做不好時。便與天相配。是甚細事。賀孫

第十一節

與人交之誠意

蘇實問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曰古人重此禮。遣使者問人於他邦。則主人拜而送之。從背脊後拜。潘子善因言浙中若納婦嫁娶盛禮。時遣人入傳語婚姻之家。亦拜送之。至反命則不拜也。植

問康子饋藥拜而受之。看此一事。見聖人應接之間。義理發見極其周密。曰這般所在。却是龜山看得子細。云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所以慎疾。必告之直也。直而有禮。故其直不絞。龜山爲人粘泥。故說之較密。賀孫

第十二節

事君之禮

君祭先飯。尋常則主人延客祭。如世俗出生之類。今待食於君。君祭則臣先自喫飯。若爲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饕人取那飲食來請君祭。泳

問疾君視之。方東首。常時首當在那邊。禮記自云寢常當東首矣。平時亦欲受生氣。恐不獨於疾時爲然。曰常時多東首。亦有隨意卧時節。如記云請席何向。請衽何趾。這見得有隨意向時節。然多是東首。故玉藻云。居常當戶。寢常東首也。常寢於北牖下。君問疾。則移南牖下。賀孫

問病者居北牖之義。曰：是就北牖下安牀睡。因君來，故遷之南牖下，使以南面視已耳。義剛

第十三節

交朋友之義

問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非祭肉不拜。朋友之義，固當如此。後世同志者少，而汎然交處者多，只得隨其淺淡厚薄。度吾力量為之，寧可過厚，不可過薄。曰：朋友交游，固有淺淡。若泛然之交，一一要周旋，也不可。於自家情分稍厚，自著如此，須是情文相稱。若汎汎施之，却是曲意徇物。古人於這般所在，自分明。如交友稱其信也，執友稱其仁也，自有許多樣。又如於師，吾哭諸寢，朋友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哭於野，恩義自有許多節。賀孫

第十四節

容貌之變

問記云：若有疾，風迅雷甚，雨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看來不如此，定是不安。但有終日之雷，終夜之雨，如何得常如此。曰：固當常如此，但亦主於疾風迅雷甚雨。若平平底雷風雨，也不消如此。問當應接之際，無相妨否。曰：有事也，只得應。賀孫

第十五節

升車之容

立之說，車中不內顧一章。曰：立視五雋，式視馬尾，蓋雋是車輪一轉之地，車輪高六尺，圍三徑一，則濶丈八。五轉則正為九丈矣。立視雖遠，亦不過此。時舉

立之問先進後進於禮樂文質何以不同曰禮只是一箇禮用得自不同如升降揖遜古人只是誠實依許多威儀行將去後人便自做得一般樣忒好看了古人只是正容謹節後人便近於巧言令色樂亦只是一箇樂亦是用處自不同古樂不可得而見矣只如今人彈琴亦自可見如誠實底人彈便雍容平淡自是好聽若弄手弄脚撰出無限不好底聲音只見繁碎耳因論樂黃鍾之律最長應鍾之律最短長者聲濁短者聲清十二律旋相為宮宮為君商為臣樂中最忌臣陵

朱子語類卷第三十九

論語二十一

先進篇上

先進於禮樂章

立之問先進後進於禮樂文質何以不同曰禮只是一箇禮用得自不同如升降揖遜古人只是誠實依許多威儀行將去後人便自做得一般樣忒好看了古人只是正容謹節後人便近於巧言令色樂亦只是一箇樂亦是用處自不同古樂不可得而見矣只如今人彈琴亦自可見如誠實底人彈便雍容平淡自是好聽若弄手弄脚撰出無限不好底聲音只見繁碎耳因論樂黃鍾之律最長應鍾之律最短長者聲濁短者聲清十二律旋相為宮宮為君商為臣樂中最忌臣陵



君故有四清聲。如今響板子有十六箇。十二箇是正律。四箇是四清聲。清聲是減一律之半。如應鍾爲宮。其聲最短而清。或蕤賓爲商。則是商聲高似宮聲。是爲臣陵君。不可用。遂乃用蕤賓律減半爲清聲以應之。雖然減半。然只是此律。故亦自能相應也。此是通典載此一項。徽宗朝作大晟樂。其聲是一聲低似一聲。故其音緩散。太祖英明不可及。當王朴造樂時。聞其聲太急。便令減下一律。其聲遂平。時舉

問先進於禮樂。此禮樂。還說宗廟朝廷以至州閭鄉黨之禮樂。曰。也不止是這般禮樂。凡日用之間。一禮一樂。皆是禮樂。只管文勝去。如何合殺。須有箇變轉道理。如今日事都恁地侈靡。某在南康時。通上位書啓。只把紙封。後來做書盞。如今盡用紫羅背盞。內用真紅。事事都如此。如何合殺。問孔子又云。

吾從周。只是指周之前輩而言。曰。然。聖人窮而在下。所用禮樂。固是從周之前輩。若聖人達而在上。所用禮樂。須更有損益。不止從周之前輩。若答顏子爲邦之問。則告以四代之禮樂。問如孔子所言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又云。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鍾鼓云乎哉。此皆欲損過就中之意。曰。固是。此等語最多。又云。觀聖人意思。因見得事。事都如此。非獨禮樂。如孟子後面說許多鄉原狂狷。亦是此意。鄉原直是不好。寧可是狂底狷底。如今人恁地文理細密。倒未必好。寧可是白直粗疎底人。賀孫

夫子於禮樂欲從先進。今觀禮書所載燕饗之禮。品節太繁。恐亦難用。不若只如今人宴集就中刪修。使之合義。如鄉飲酒禮。向來所行真成彊入行之何益。所以難久。不若只就今時

宴飲之禮中刪改行之。情意却須浹洽。必大

從我於陳蔡章

問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曰。此說當從明道。謂此時適皆不在孔子之門。思其相從於患難而言其不在此耳。門人記之。因歷數顏子而下十人。并目其所長云耳。謨

問德行不知可兼言語文學政事否。曰。不消如此看。自就逐項上看。如顏子之德行。固可以備。若他人固有德行而短於才者。因云冉伯牛閔子之德行。亦不多見。子夏子游兩人。成就自不同。胡五峰說。不知集注中載否。他說子夏是循規守矩細密底人。子游却高朗。又欠細密工夫。荀子曰。第作其冠。神譚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偷懦憚事。無廉恥而嗜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如學子游之弊。只學得許多放蕩疎濶意思。賀孫因舉如喪至乎哀而止事。若數斯辱朋友數斯疎。皆是子游之言。如小子當酒埽應對進退等語。皆是子夏之言。又如子游能養而不能敬。子夏能敬而少溫潤之色。皆見二子氣象不同處。曰然。賀孫問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別。曰。德行是箇兼內外貫本末全體底物事。那三件。各是一物見於用者也。德行得之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

回也非助我者也章

舊曾問李先生顏子非助我者處。李先生云。顏子於聖人根本。有默契處。不假枝葉之助也。如子夏乃枝葉之功。祖公

南容三復白圭章

先生令接讀問自南容三復白圭云不是一旦讀此乃是日日讀之玩味此詩而欲謹於言行也此事見家語自分明時舉

顏路請子之車章

鄭問顏淵死孔子既不與之車若有錢還亦與之否曰有錢亦須與之無害

問注以爲命車何以驗之曰禮記言大夫賜命車節

門人厚葬章

門人厚葬是顏子之門人不得視猶子以有二三子故也歎不得如葬經之得宜此古註說得甚好又簡徑明作

季路問事鬼神章

事人事鬼以心言知生知死以理言承

或問季路問鬼神章曰事君親盡誠敬之心卽移此心以事鬼

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人受天所賦許多道理自然完具

無欠闕須盡得這道理無欠闕到那死時乃是生理已盡安

於死而無媿時舉

或問二氣五行聚則生散則死聚則不能不散如晝之不能不

夜故知所以生則知所以死苟於事人之道未能盡焉能事

鬼哉曰不須論鬼爲已死之物但事人須是誠敬事鬼亦要

如此事人如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事其所當事者事鬼

亦然苟非其鬼而事之則諂矣去僞

問人鬼一理人能誠敬則與理爲一自然能盡事人事鬼之道

有是理則有是氣人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是如此否曰人且

從分明處理會去如誠敬不至以之事人則必不能盡其道

况事神乎不能曉其所以生則又焉能曉其所以死乎

亞夫問未知生焉知死。先生曰。若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才說破。則人便都理會得。然須知道人生有多少道理。自稟五常之性以來。所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者。須要一一盡得。這生底道理。則死底道理。皆可知矣。張子所謂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是也。時舉

問天地之化。雖生生不窮。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原始而知其聚而生。則必知其後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於氣化之日。初無精神寄寓於太虛之中。則知其死也。無氣而俱散。無復更有形象尚留於冥漠之內。曰死。便是都散無了。或問季路問鬼神章。曰。世間無有聚而不散。散而不聚之物。聚時是這模樣。則散時也是這模樣。若道孔子說與子路。又不全與他說。若道不說。又也只是恁地。義剛

先生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曾以一時趨平原者言之。我於人之不當事者。不妄事。則於鬼神亦然。所以程子云能盡事人之道。則能盡事鬼之道。一而二。二而一。過

問伊川謂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是兼氣與理言之否。曰。有是理則有是氣。有是氣則有是理。氣則二。理則一。賀孫

徐問集注云。鬼神不外人事。在人事中何以見。曰。鬼神只是二氣屈伸往來。在人事如福善禍淫。亦可見鬼神道理。論語少說此般話。曰。動靜語默。亦是此理否。曰。亦是。然聖人全不會說這般話與人。以其無形無影。固亦難說。所謂敬鬼神而遠之。只如此說而已。淳○今集注無

閔子侍側章

問閔子閭。問冉有子貢侃侃。二者氣象。曰。閔子純粹。冉有子貢

便較粗了。侃侃便有盡發見在外底氣象。閔子則較近裏些子。雄

問冉有子貢侃侃如也。這侃侃字只作剛直說。如何。曰。也只是剛直。閔子騫氣象。便自深厚。冉有子貢。便都發見在外。

冉有子貢侃侃如也。侃侃剛直之貌。不必泥事迹。以二子氣象觀之。賜之達。求之藝。皆是有才底人。大凡人有才。便自暴露。

便自然有這般氣象。閔子純於孝。自然有閔閔氣象。孟蒙

閔閔是深沉底。侃侃是發露圭角底。行行是發露得粗底。夔孫

問閔閔行行侃侃。皆是剛正之意。如冉求平日。自是箇退遜之人。如何也。解有此意思。曰。三子皆意思大同小異。求賜則微見其意。子路則全體發在外。閔子則又全不外見。然此意思亦自在三子者。皆有疑必問。有懷必吐。無有遮覆含糊之意。

曰。豈非以卑承尊。易得入於柔佞卑諂。三子各露其情實如此。故夫子樂之。曰。都無那委曲回互底意思。廣

問閔閔行行侃侃。曰。閔子於和悅中。却有剛正意思。仲由一於剛正。閔子深厚。仲由較表露。問子路不得其死。然曰。然者未定之辭。聖人雖謂其不得其死。使子路能變其氣質。亦必有以處死。賀孫

吳伯英講由也不得其死處。問曰。由之死。疑其甚不明於大義。豈有子拒父如是之逆。而可以仕之乎。曰。然。仲由之死。也有些沒緊要。然誤處不在致死之時。乃在於委質之始。但不知夫子既教之以正名。而不深切言其不可仕於衛何歟。若冉有子貢。則能問夫子爲衛君與否。蓋不若子路之粗率。莊祖或問子路死於孔悝之難。死得是否。曰。非是。自是死得缺。出公



豈可仕也。又問若仕於孔悝。則其死爲是。否。曰。未問死。孔悝是不是。只合下仕於衛。自不是了。况孔悝亦自是。不好底人。何足仕也。子路只見得可仕於大夫。而不知輒之國。非可仕之國也。問孔門弟子。多仕於列國之大夫者。何故。曰。他別無科闕仕進者。只有此一門。舍此則無從可仕。所以顏閔寧不仕耳。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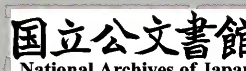
子路死。孔悝之難。未爲不是。只是他當初事孔悝時。錯了。到此不得其死。饒本作到。此只得死。衛君不正。冉有子貢便能疑而問之。有思量便不去事他。若子路粗率。全不信聖人說話。必也正名。亦是教子路不要事衛。他更說夫子之迂。若由也不得其死。聖人已見得他錯了。但不知鳴鼓攻之。責得求之。淺雖有不。得其死。及正名之說。然終不分曉痛說與他。使之知不要事。

孔悝。此事不可曉。不知聖人何故不痛責之。明作

子路爲人粗。於精微處多未達。其事孔悝。蓋其心不以出公爲非故也。悝卽出公之黨。何以見得他如此。如衛君待子爲政。夫子欲先正名。他遂以爲迂。可見他不以出公爲非。故其事悝。蓋自以爲善而爲之。而不知其非義也。當

子貢問師與商也章

問師也。過商也不及。看過與不及處。莫只是二子知見上欠工夫。曰。也不獨知見上欠。只二子合下資質。是這模樣。子張便常要將大話蓋將去。子夏便規規謹守。看論語中所載子張說話。及夫子告子張處。如多聞闕疑。多見闕殆之類。如子張自說我之大賢。歎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歎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此說話固是好。只是他地位未說得這般話。



這是大賢以上聖人之事。他便把來蓋人。其疎曠多如此。孔子告子夏。如云無爲小人儒。又云無欲速無見小利。如子夏自言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之類。可見。又問參也。竟以魯得之。魯却似有不及之意。然會參雖魯。而規模志向自大。所以終能傳夫子之道。子夏合下淺狹。而不能窮究道體之大全。所以終於不及。曰魯自與不及不相似。魯是質樸渾厚意思。只是鈍不及底。恰似一箇物事。欠了些子。賀孫

問伊州謂師商過不及。其弊爲楊墨。曰不似楊墨。墨氏之學。萌蘖已久。晏子時已有之矣。師商之過不及。與兼愛爲我。不關事。必大

季氏富於周公章

問以季氏之富而求也。爲之聚斂。曰不問季氏貧富。若季氏雖富而取於民有制。亦何害。此必有非所當取而取之者。故夫子知此說。義剛

問在求聖門高弟。親炙聖人。不可謂無所見。一旦仕於季氏。爲之聚斂而附益之。蓋緣他工夫間斷。故不知不覺做到這裏。豈可不時時自點檢。曰固是。只緣箇公私義利界分不明。所以如此。若是常在界分內做。自然不到如此。纔出界分去。則無所不至矣。廣

問季氏富於周公章。先生令舉范氏之說。歎美久之云。人最怕資質弱。若過於剛。如子路雖不得其死。百世之下。其勇氣英風。尚足以起頑立懦。若再有之徒。都自扶不起。如云可使足民。他豈不知愛民。而反爲季氏聚斂。如范氏云。其心術不

明惟是心術不明。到這般所在。都不自知。又云以仕爲急。他只緣以仕爲急。故從季氏。見他所爲如此。又拔不出。一向從其惡。賀孫因云。若閔子善爲我辭之意。便見得煞高。曰。然。因云。謝氏說閔子處最好。因令賀孫舉讀全文。曰。再求路頭錯處。只在急於仕。人亦有多樣。有一等人合下只是要求進。又有一等人心性自不要如此。見此事自匹似閑。又有一等人雖要求進。度其不可。亦有退步之意。賀孫

### 柴也愚章

柴也愚。他是箇謹厚底人。不會見得道理。故曰愚。明作

吳伯英問柴也愚。因說柴嘗避難於衛。不徑不竇。使當時非有室可入。則柴必不免。此還合義否。曰。此聖人所以言其愚也。若夫子畏於匡。微服過宋。料須不如此。壯祖

用之問高子。羔不竇不徑事。曰。怕聖人須不如此。如不徑不竇。只說安平無事時節。若當有寇賊患難。如何專守此以殘其軀。此柴之所以爲愚。聖人微服而過宋。微服是著那下賤人衣服。觀這意如此。只守不徑不竇之說。如途中萬一遇大盜賊。也須躲避。那時如何要不由小徑去得。然子羔也是守得定。若更學到變通處。儘好。止緣他學有未盡處。問學到時。便如曾子之易簧。曰。易簧也只是平常時節。又曰。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不可爲政者。正緣他未能應變。他底却自正。問子路之死與子羔事如何。曰。子路事更難說。又曰。如聖節就祝壽處。拜四拜。張忠甫不出仕。嘗曰。只怕國忌聖節去拜佛不得。這也如不竇不徑相似。因說國家循襲。這般禮數。都曉不得。往往拜佛之事。始於梁武帝。以私忌

設齋始思量聖節。要寓臣子之意。又未有箇所在奉安。又曰。尊號始於唐德宗。後來只管循襲。若不是人主自理會得。如何說。當神宗時。羣臣上尊號。司馬溫公密撰不允詔書。勸上不受。神宗便不受。這只是神宗自見得。雖溫公也要如此不得。且如三年喪。其廢如此長遠。壽皇要行便行了。也不見有甚不可行處。賀孫

參也魯。魯是魯鈍。曾子只緣魯鈍。被他不肯放過。所以做得透。若是放過。只是魯而已。格

讀參也魯一段云。只會子資質自得便宜了。蓋他以遲鈍之故。見得未透。只得且去理會。終要洞達而後已。若理會不得。便放下了。如何得通透。則是終於魯而已。時舉

參也竟以魯得之。曾子魯鈍難曉。只是他不肯放過。直是捱得到透徹了。方住。不似別人只略綽見得些小了。便休。今一樣敏底見得容易。又不能堅守。鈍底捱得到略曉得處。便說道。理止此。更不淡求。惟曾子更不放舍。若這事看未透。真是捱得到盡處。所以竟得之。侗

明道謂曾子竟以魯得之。緣他質鈍。不解便理會得。故著工夫去看。遂看得來透徹。非他人所及。有一等伶俐人。見得雖快。然只是從皮膚上略過。所以不如他。且莫說義理。只如人學做文章。非是只恁地讀前人文字了。便會做得。以他底亦須是下工夫。始造其妙。觀韓文公與李翊書。老蘇與歐陽公書。說他學做文章時。工夫甚麼細密。豈是只恁從冊子上略過。便做得如此文字也。毅略

參也竟以魯得之。不說須要魯。魯却正是他一般病。但却尚是

商好底病。就他說。却是得這箇魯底力。義剛

參也竟以魯得之。魯鈍則無造作。賀孫

會子以魯得之。只是魯鈍之人。却能守其心專一。明達者每事要入一分。半上落下。多不專一。端蒙

回也其庶乎章

敬之問回也其庶乎屢空。大意謂顏子不以貧窶動其心。故聖人見其於道庶幾。子貢不知貧富之定命。而於貧富之間不能無畱情。故聖人見其平日所講論者。多出億度而中。曰。據文勢也是如此。但顏子於道庶幾。却不在此。聖人謂其如此。益見其好。子貢不受命。也在平日。聖人亦不因其貨殖而言。賀孫因問集註云。顏回言其樂道。又能安貧。以此意看。若顏子不處貧賤困窮之地。亦不害其為樂。曰。顏子不處貧賤困

自樂。到他處貧賤。只恁地更難。所以聖人於此數數拈掇出來。賀孫

顏子屢空說作空中不是。論語中只有空空如也。是說無所得。別不見說虛空處。可學

問屢空前輩及南軒皆作空無說。以為無意必固我之無。但顏子屢空。未至於聖人之皆無而純然天理也。及先生所解。却作屢空乏而自樂。何也。曰。經意當如此。不然。則連下文子貢作二段事。空無之說。蓋自何晏有此解。晏老氏清淨之學也。因其有此說。後來諸公見其說得新好。遂發明之。若顏子固是意必固我之屢無。只是此經意不然。顏子不以貧乏改其樂而求其富。如此說下文見得子貢有優劣。萬

問呂曰。貨殖之學。聚所聞見以度物。可以屢中。而不能悉中。嘗

記前輩一說曰。自太史公班固列子貢於貨殖下。與馬醫夏  
畦同科。謂其所至。諸侯莫不分庭抗禮。天下後世。無不指子  
貢爲豎賈之事。子貢孔門高弟。豈有聖人之門。而以賈豎爲  
先乎。屢空無我者也。其學則自內而求。貨殖自外而入。非出  
於已之所自得也。特其才高。凡接於見聞者。莫不解悟。比之  
屢空者。爲有間矣。曰。此說乃觀文葉公所作。審是集中之語。  
蓋呂與叔之遺意也。乍看似好。而道理恐不如是。蓋屢空者。  
空乏其身也。貨殖則對屢空而言。不能不計較者是也。范氏  
曰。顏子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天下之物。豈有能動其  
心者。此說爲得之。說

子張問善人之道章

問善人之道。曰。善人之道。只是箇善人底道理。所謂善人者。是

天資渾然一箇好人。他資質至善而無惡。即可欲之。謂善。他  
所行底事。自然皆善。不消得按本子。自不至於惡。若是常人  
不依本子。便不能盡善。流而爲惡。但他旣天資之善。故不必  
循塗守轍。行之皆善。却緣只是如此。而無學。故不能入聖人

閭室。橫渠之解極好。

塗轍。論言規  
矩尺度。○循

味道問善人。只是好資質。全未會學。曰。是。又問不踐迹。曰。是古  
人所做底事。恁地好。雖不會學。古人已做底事。做得來也。恁  
地好。循塗守轍。猶言循規守矩云耳。

踐迹。迹是舊迹。前人所做過了底樣子。是成法也。善人雖不會  
知得前人所做樣子。效他去做。但所爲亦自與暗合。但未能  
到聖人深處。恪

施問不踐迹。曰。是他資質美。所爲無箇不是。雖不踐成法。却暗

合道理。然他也自不能曉會。只暗合而已。又却不會學問。所以亦不入於室。林問不入室。室是神化地位否。曰。非也。室只是深奧處。窮

問不踐迹。曰。善人質美。雖不學樣子。却做得是。然以其不學。是以不入室。到聖人地位不得。謙之

善人乃是天資自然有善者。不待循常迹。而自然能有其善。然而不能加學。則亦不足以入聖人之室。震

謝敦問不踐迹。曰。資質美。只是暗合。不依本子做。橫渠說得好。然亦只是終於此而已。淳

問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莫是篤行之而後可以入善之間奧否。曰。若如此言。却是說未為以前事。今只說善人只是一箇好

底資質。不必踐元本子。亦未入於室。須是要學。方入聖賢

域。惟橫渠云。志於仁而無惡。此句最盡。如樂正子自可欲之。善人去。自可到美太聖神地位。去偽

問善人莫是天資好人否。故雖不必循守舊人塗轍。而自不為惡。然其不知學問。故亦不能入於聖人之室。此可見美質有

限。學問無窮否。曰。然。廣 不踐迹者。亦有所進。亦不入於室者。

問尋常解踐迹。猶踏故步。不踐迹者。亦有所進。亦不入於室者。所進不遠也。今集注解踐迹。不循樣轍之意如何。曰。善人者

以其心善。故不假成法。而其中自能運用。故曰不踐迹。據此止說善人未有進意。希

問不踐迹何以為善人。曰。不循習前人已試之法度。而亦可以為善。如漢文帝是也。大雅

魏才仲問善人之道一章。曰。如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之類。又問如太史公贊文帝爲善人意思也是。曰然。只爲他截斷。只到這裏。不能做向上去。所以說道不依樣子。也。自不爲惡。只是不能入聖人之室。又問文帝好黃老。亦不免有慘酷處。莫是纔好清淨。便至於法度不立。必至慘酷而後可以服人。曰。自清淨至慘酷。中間大有曲折。却如此說不得。唯是自家好清淨。便一付之法。有犯罪者。都不消問。自家但看法。何如。只依法行。自家這裏更不與你思量得。此所以流而爲慘酷。伯謨曰。黃老之教。本不爲刑名。只要理會自己。亦不說要慘酷。但用之者過耳。曰。緣黃老之術。凡事都先退一著。做教人不防他。到得逼近利害也。便不讓別人。寧可我殺了你。定不容你殺了我。他術多是如此。所以文景用之如此。文帝猶善用之。如南越反。則卑詞厚禮以誘之。吳王不朝。賜以几杖等事。這退一著。都是術數。到他教太子晁錯爲家令。他謂太子亦好學。只欠識術數。故以晁錯傳之。到後來七國之變。弄成一場紛亂。看文景許多慈祥弟處。都只是術數。然景帝用得不好。如削之亦反。不削亦反。賀孫

子畏於匡章

或問回何敢死。伊川改死爲先是否。曰。伊川此話。門人傳之恐誤。其間前後有相背處。今只作死字說。其曰吾以汝爲死矣者。孔子恐顏回遇害。故有此語。顏子答曰。子在回何敢死者。顏子謂孔子旣得脫禍。吾可以不死矣。若使孔子遇害。則顏子只得以死救之也。或問顏路在。顏子許人以死。何也。曰。事偶至此。只得死。此與不許友以死之意別。不許以死。在未處難以前乃可。如此處已遇難。却如此說不得。去僞



朱子嘗解不改父之道之道字曰道猶言事也謂之道者直寸父之為事也字亦極難世奉之道字亦極難言事者善人之為事因是做得來善故以為事謂道但父之道之道字為改位也遠乎字當是之在



便殺了你。你從他便不死。既是貪生惜死。何所不至。賀孫

問孔門弟子。如由求皆仕於季氏。何也。曰。只仕便是病了。儘高

底便不肯仕。如閔子曾子是也。但當時不仕則已。仕則必出

於季氏。蓋當時魯君用舍之權。皆歸於季氏也。又問子路未

易屈者。當時亦仕於季氏。蓋他雖不能行其道。亦稍知尊敬

之。曰。說道他尊敬不得。才不當仕時。便教他尊敬。也不當仕

次日見先生。先生又曰。夜來說尊敬話。這處認不得。當下便

做病。而今說被他敬去仕他。若是箇賊來尊敬自家。自家還

從他不從他。但看義如何耳。夔孫

因說仕於季氏之門者。仲弓為季氏宰亦未是叛臣。只是乘魯之弱。招

權聚財。歸已而已。然終不敢篡如曹操。故昭公出許多時。季

氏卒不敢取。至於三卿分晉。亦必俟天子之命乃安。只是當

時魯君自做不行。弱則常如此。強則為昭公。若孔子處之。則

必有道矣。如墮三都。是乘他要墮而墮之。三都墮而三家之

所恃者失矣。故其勢自弱。如羅崇勳殺牙兵。初惡其為亂。既

殺之。又自弱。璘因言三家自不相能。如鬪鷄之事可見。曰。三

家急之則合。緩之又自不相能。璘

問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張子韶解此。

謂當其微有不可。則隨即止之。無待其事之失過之形。而後

用力以止之也。曰。子韶之說不通。與上下文義不相貫。近世

學者。多取此說。愛其新奇。而不察其不當於理。此甚害事。不

可不知也。謨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章。問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曰。子路當初使子羔為費宰。意不知如

何本不是如此。只大言來答。故孔子惡其佞。問此恐失之偏否。曰亦須是講學。方可如此做。左傳子產說學而後從政。未聞以政學一段。說得好。如子路却是以政學者也。淳

子路會誓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讀會誓言志一章。曰此處正要理會。如子路說比及三年可使有勇。冉有云可使足民。不知如何施設得便如此。會誓意思固是高遠。須是看他如何得如此。若子細體認得這意思。分明令人消得無限利祿鄙吝之心。須如此看方有意味。時舉冉求公西赤言皆退讓。却是見子路被哂後。計較如此說。子路是真。此四人氣象好看。升卿會點之志。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故其言曰異乎三子者之撰。道夫

會點是見他箇道理大原了。只就眼前景致上說將去。其行有不掩者。是他先見得大了。自然是難掩。廣會點見得事事物物上。皆是天理流行。良辰美景。與幾箇好朋友行樂。他看那幾箇說底功名事業。都不是了。他看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在在處處。莫非可樂。他自見得那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八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處。此是可樂天理。植林恭甫問浴沂事。曰想當時也真是去浴。但古人上已被禱。只是盥濯手足。不是解衣浴也。義剛恭甫問會點詠而歸意思如何。曰會點見處極高。只是工夫疎略。他狂之病處易見。却要看他狂之好處是如何。緣他日用之間。見得天理流行。故他意思常恁地好。只如莫春浴沂數

句也只是略略地說將過。又曰。曾點意思與莊周相似。只不  
至如此跌蕩。莊子見處亦高。只不合將來玩弄了。時舉

敬之又問曾點章曰。都不待著力說。只是他見得許多。自然道  
理流行發見。眼前觸處皆是。點但舉其一事而言之耳。只看

他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從容優裕。悠然自得處。無不是這  
箇道理。此一段都是這意思。今人讀之。只做等閑說了。當時

記者亦多少子細。曾點見子路冉有公西華幾箇所對。都要  
著力出來做。他肚裏自覺得不足為。若以次對。當於子路對

後便問他。聖人見他鼓瑟意思。恁地自得。且問從別人上去。  
待都說了。却問他。又曰。這道理處處都是。事父母交朋友都

是這道理。接賓客是接賓客道理。動靜語默。莫非道理。天地  
之運。春夏秋冬。莫非道理。人之一身。便是天地。只緣人為入

欲隔了。自看此意思不見。如曾點却被他超然看破這意思。  
夫子所以喜之。日月之盈縮。晝夜之晦明。莫非此理。賈孫

曾點之志。夫子當時見他高於三子。故與之。要之觀。夫子不知  
所以裁之之語。則夫子正欲共他理會在。道夫

曾點言志。當時夫子只是見他說幾句索性話。令人快意。所以  
與之。其實細密工夫。却多欠闕。便似莊列。如季武子死。倚其

門而歌。打曾參仆地。皆有些狂怪。人傑

恭父問曾點說詠而歸一段。恐是他已前實事。因舉以見志。曰。  
他只是說出箇意思。要如此。若作已前事說。亦不可知。人只

見說曾點狂。看夫子特與之之意。須是大段高。緣他資質明  
敏。洞然自見得斯道之體。看天下甚麼事能動得他。他大綱

如莊子。明道亦稱莊子云。有大底意思。又云。莊生形容道體。

儘有好處。邵康節晚年意思正如此。把造物世事都做則劇看。會點見得大意。然裏面工夫却疎略。明道亦云。莊子無禮無本。賀孫

或問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待諸子以可用對。而會點獨不答。所問。夫子乃許之。何也。曰。會點意思見得如此。自與諸子別。看他意思。若做時。上面煞有事在。或問如何煞有事。曰。會點見得如此時。若子路冉求公西華之所為。會點為之有餘。又曰。只怕會點有莊老意思。或問會點是實見得如此。還是偶然說著。曰。這也只是偶然說得如此。他也未到得便做莊老。只怕其流入於莊老。又問東萊說會點只欠寬以居之。這是如何。曰。他是太寬了。却是工夫欠細密。因舉明道說康節云。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貼貼地。又曰。今人却怕做莊老。却不怕做管商。可笑。賀孫

問。夫子令四子言志。故三子皆言用。夫子卒不取而取無用之會點。何也。曰。三子之志趣皆止於所能。而會點氣象又大。志趣又別。極其所用。當不止此也。又曰。會點雖是如此。於用工夫處亦欠細密。卓

子路曾皙等言志。觀其所對。只住在所做工夫上。故聖人與點。又以進諸子。如告子路何足以臧。亦此意。端蒙

問四子言志。曰。會點與三子。只是爭箇粗細。會點與漆雕開。只是爭箇生熟。會點說得驚天動地。開較穩貼。三子在孔門。豈是全不理會義理。只是較粗。不如會點之細。又曰。子路使民非若後世之孫吳。冉有足民。非若後世之管商。

子路品格甚高。若打疊得些子過。謂粗暴便是會點氣象。升卿

會點於道見其遠者大者而視其近小皆不足爲故其言超然無一毫作爲之意唯欲樂其所樂以終身焉耳。道夫

敬之問會點言志見得天理流行獨於其間認取這許多作自家受用曰不用恁地說會點只是見得許多都是道理發見觸處是道理只緣這道理本來到處都是。賀孫

或問會點之言如何曰公莫把會點作面前人看縱說得是也無益須是自家做會點便見得會點之心。學蒙

問會點浴沂氣象與顏子樂底意思相近否曰顏子底較恬靜無許多事會點是自恁說却也好若不巳便成釋老去所以孟子謂之狂顏子是孔子稱他樂他不曾自說道我樂大凡人自說樂時便巳不是樂了。淳

或問會點言志既是知得此樂便如顏子之樂同會點行又不掩何也曰程子說會點漆雕開巳見大意他只是見得這大綱意思於細密處未必便理會得如千兵萬馬他只見得這箇其中隊伍未必知如佛氏不可謂他無所見但他只見得箇大渾淪底道理至於精細節目則未必知且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他知道理發出來然至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之類却未必知也。植

林正卿問會點只從高處見破却不是次第做工夫來曰某以爲頗與莊列之徒相似但不恁地跌蕩耳又問會點漆雕開巳見大意開却實用工夫曰開覺得細密。格

漢卿舉叔重疑問曰會點巳見大意或謂點無細密工夫或謂點會做工夫而未至如何曰且只理會會點如何見得到這裏不須料度他淺深徒費心思也。人傑

或問會哲曰。是他見得到。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如今便是不能得恁地。充其見。便是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意思。聖賢做出。便只是這箇物事。更不用安排。如今將文字看。也說得是如此。只是做不能得恁地。漢卿再請前所問。必有事焉。蒙教曰。人須常常收斂此心。但不可執持太過。便倒塞了。然此處最難。咯看差了。便是禪。此意如何。曰。這便是難言。正淳謂云云。先生曰。固是如此。便是難。學者固當尋向上去。只是向上去。便怕易差。只吾儒與禪家說話。其深處。止是毫忽之爭。到得不向上尋。又只畫住在淺處。須是就源頭看。若理會得。只是滔滔地去。如操舟尋得大港水脉。便一直溜去。不問三尺船也。去得。五尺船也。去得。一丈二丈船也。去得。若不就源頭尋得。只三五尺船子。便只閣在淺處。積年過代。無緣得進。賀孫

先生令叔重讀江西嚴時亨歐陽希遜問目。皆問會點言志一段。以為學之與事。初非二致。學者要須涵養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之地。則無事不可為也。先生曰。此都說得偏了。學固著學。然事亦豈可廢也。若都不就事上學。只要便如會點樣快活。將來却恐狂了人去也。學者要須常有三子之事業。又有會點襟懷。方始不偏。蓋三子是就事上理會。會點是見得大意。會點雖見大意。却少事上工夫。三子雖就事上學。又無會點底脫灑意思。若會子之學。却與會點全然相反。往往會點這般說話。會子初間却理會不得。他但夫子說東便去學東。說西便去學西。說南便去學南。說北便去學北。到學來學去。一旦貫通。却自得意思也。時舉



蕭問會點言志章。程子云云。先生曰。集注內載前輩之說於句下者。是解此句文義。載前輩之說於章後者。是說一章之大旨。及反覆此章之餘意。今會點說底。不會理會得。又如何理會得後面底。雉○以下集注

所謂天理流行一句。須是先自盡於一心。然後及物。則能隨寓而樂。如會點只是他先自分內見得箇道理。如莫春以下。是無可說。只就眼前境界。便說出來也得。又曰。會點會參。父子却相背。會點是先見得大了。會參却細。孔子見他著細工夫。到。遂告以一貫。那時參言下一唯。見得都實。如會點。則行有不掩。是他先見得大了。自然是難掩。士毅

問集注云。會點之學。有以見乎日用之間。莫非天理流行之妙。日用之間。皆人所共。會點見處。莫是於飢食渴飲。冬裘夏葛。以至男女居室之類。在會點見。則莫非天理。在他人。則只以濟其嗜欲。曰。固是同是事。是者便是天理。非者便是人欲。如視聽言動。人所同也。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天理。非禮而視聽言動。便是人欲。植曰。卽是五峰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否。曰。是。植

周貴卿問先生教人。每令就下學上用功。而子路會替冉有公西華侍坐一章。乃云其視三子。區區於事爲之末者。有間矣。如何。曰。三子於事爲上。也見不會透。如爲國以禮。他正緣見那爲國以禮底道理未透。所以後來恁地。今觀三子。雖不可盡見。然大槩也可知。如子路便是那些子客氣未消磨得盡。冉求畢竟有才。要做事爲任意重。公西華較細膩得些子。但也見不透。又問會替似說得高遠。不就事實。曰。某嘗說會替

不可學。他是偶然見得如此。夫子也是一時被他說得恁地也。快活人。故與之。今人若要學他。便會狂妄了。他父子之學正相反。會子是一步一步踏著實地去做。直到那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會子曰唯。方是變孫錄作然他到這裏也。只是唯而已。也不會恁地差異。從此後也只是穩穩帖帖恁地去。到臨死尚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也。依舊是戰戰兢兢。不會恁地自在。變孫錄云未死以前戰戰兢兢會誓不會見他工夫。只是天資高後自說著。如夫子說吾黨之小子在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這便是狂簡。如莊列之徒。皆是他自說得恁地好。變孫錄云也是所以夫子要歸裁正之。若是不裁。只管聽他恁地。今日也浴沂詠歸。明日也浴沂詠歸。却做箇甚麼合殺。義剛。變孫畧。

夫子與點。以其無所係著。無所作爲。皆天理之流行。夫何爲哉。恭已正南面而已。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卽此氣象。夫子以其所見極高明了。所以與之。如今人見學者議論拘滯。忽有一箇說得索性快活。亦須喜之。然未見得其做事時如何。若只如此忽略。恐却是病。其流卽莊老耳。如季武子之死。倚門而歌事。及家語所載芸瓜事。雖未必然。但如此放曠。凡百事。何故都當入聲在他身上。所以孟子以之與琴張。牧皮同稱狂士。又莊子載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事。雖是寓言。未足憑。然何故不別言一人。孔門如會點。只見識高。未見得其後成就如何。如曾參却是篤實細密工夫。到程子論三子言志。自是實事一段甚好。及論夫子與點一段意。

却少異。所以集注兩載之。必大

孔子與點與聖人之志同者。蓋都是自然底道理。安老懷少信朋友。自是天理流行。天理流行。觸處皆是。暑往寒來。川流山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之類。無非這理。如學而時習之。亦是窮此理。孝弟仁之本。亦是實此理。所以貴乎格物者。是物物上皆有此理。此聖人事。點見得到。蓋事事物物。莫非天理。初豈是安排得來。安排時。便湊合不著。這處更有甚私意來。自是著不得私意。聖人見得。只當閑事。會點把作一件大事來說。他見得這天理隨處發見。處處皆是天理。所以如此樂。植植舉會點言志。明道云。蓋與聖人之志同。先生詰云。會點與聖人志同在那裏。植云。曾點浴沂詠歸樂而得其所。與聖人安老懷少信朋友。使萬物各遂其性處同。曰。也未湊盡得。因座中諸友皆不合。先生曰。立之底。只爭這些子。潘子舍以爲點只是樂其性分而已。日用間見得天理流行。才要著私意去安排。便不得。曰。他不是道我不要著意私安排。私意自著不得。這箇道理。是天生自然。不待安排。蓋道理流行。無虧無欠。是天生自然如此。與聖人安老懷少信朋友底意思相似。聖人見老者合安便安之。朋友合信便信之。少者合懷便懷之。惟會點見得到這裏。聖人做得到這裏。植。時。舉略。問會點言志。如何是有堯舜氣象。曰。明道云。萬物各遂其性。此一句正好看堯舜氣象。且看莫春時物。能舒暢如此。會點情思又如此。便是各遂其性處。堯舜之心。亦只是要萬物皆如此爾。孔子之志。欲得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亦是此意。又問上蔡云。子路冉有公西華。皆未免有意必之心。會點

却不願仕。故孔子與之。此說如何。曰。亦是。但此意逼窄爾。又問會點之狂如何。曰。他雖知此理。只是踐履未至。謨

會點之志。所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程子謂便是堯舜氣象。爲他見處大。故見得世間細小功業。皆不足以入其心。道

問程子謂便是堯舜氣象如何。曰。會點却只是見得。未必能做得堯舜事。孟子所謂狂士。其行不掩焉者也。其見到處。直是有堯舜氣象。如莊子亦見得堯舜分曉。或問天王之用心。何如。便說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以是知他見得堯舜氣象出。會點見識儘高。見得此理洞然。只是未曾下得工夫。會點會參父子正相反。以點如此高明。參却魯鈍。一向低頭捱將去。直到一貫。方始透徹。是時見識。方到會點地位。然而規模氣象又別。寓

問集注謂會點氣象從容。便是鼓瑟處。詞意灑落。便是下面答言志。雖堯舜事業亦優爲之處否。曰。且道堯舜是甚麼樣事。何不說堯舜之心。恰限說事業。蓋富有之謂大業。至如平章百姓。明目達聰。納大麓。皆是事也。此分明說事業。緣會點見得道理大。所以堯舜事業優爲之。視三子規規於事爲之。未固有間矣。是他見得聖人氣象如此。雖超乎事物之外。而實不離乎事物之中。是箇無事無爲底道理。却做有事有爲底功業。天樣大事也。做得針樣小事也。做得此所謂大本。所謂忠所謂一者是也。點操得柄。據著源頭。諸子則從支派上做工夫。諸子底做得小。他底高大。會點合不便見得聖人大本是如此。但於細微工夫。却不會做得。所以未免爲狂。緣他資稟高。見得這箇大。不肯屑屑做那小底工夫。是他合下

見便了。於細微節目工夫。却有欠闕。與後世佛老近似。但佛老做得忒無狀耳。又云。曾參會點。父子兩人絕不類。曾子隨事上做。細微曲折。做得極爛熟了。才得聖人指撥。一悟卽了。當點則不然。合下便見得如此。却不會從事曲折工夫。所以聖人但說吾與點而已。若傳道則還會子也。學者須是如曾子做工夫。點自是一種天資不可學也。伊川說會點。漆雕開已見大意。點則行不掩。開見此箇大意了。又却要補填滿足。於未能信一句上見之。此與一貫兩處。是大節目。當時時經心始得。又曰。只看異乎三子者之撰一句。便是從容灑落處了。又曰。諸子之欲爲國。也是他實做得。方如此說。明作。集注。非定本。吳兄問會子言志一段。先生曰。何謂視其氣象。雖堯舜事業亦可爲。吳兄無對。先生曰。會點但開口說一句異乎三子者之

撰時。便自高了。蓋三子所志者。雖皆是實。然未免局於一國一君之小。向上更進不得。若會點所見。乃是大根大本。使推而行之。則將無所不能。雖其功用之大。如堯舜之治天下。亦可爲矣。蓋言其所志者大而不可量也。譬之於水。會點之所用力者。水之源也。三子之所用力者。水之流也。用力於源分之處。則其功止於一派。用力於源。則放之四海。亦猶是也。然使點遂行其志。則恐未能掩其言。故以爲狂者也。某嘗謂會點父子爲學。每每相反。會點天資高明。用志遠大。故能先見其本。往往於事爲之間。有不屑用力者焉。是徒見其忠之理。而不知其恕之理也。曾子一日三省。則隨事用力。而一貫之說。必待夫子告之。而後知。是先於恕上得之。而忠之理。則其初蓋未能會也。然而一唯之後。本末兼該。體用全備。故其傳

道之任不在其父而在其子。則其虛實之分。學者其必有以察之。壯祖

問會點言志。雖堯舜事業亦優爲之。曰。會點爲人高爽。日用之間。見得這天理流行之妙。故堯舜事業亦不過自此做將去。然有不同處。堯舜便是實有之。踏實做將去。會點只是偶然。綽見在。譬如一塊寶珠。堯舜便實有在懷中。會點只看見在。然他人亦不會見得。某嘗謂會點父子正相拘。會子先未會見得箇大統體。只是從事上積累做將去。後來方透徹。會點都未會去做。却先曉得了。更教他如會子恁地細密做將去。何可比也。只緣他見得快。後不當事。所以只見得了便休。故他言志亦不是要去做事底。只是心裏要恁地快活過日而已。又云。學者須如會子逐步做將去。方穩實。熹

或問會點氣象。曰。會點氣象固是從容灑落。然須見得他因甚得如此始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他做得堯舜事業處。錄 廖子晦李唐卿陳安卿共論三子言志。及顏子喟然之歎。錄其語。質諸先生。先生曰。覺見諸公都說得枝蔓。此等處不通如此說。在人自活看方得。若云堯舜事業非會點所能。又逐一稱說堯舜來比。並都不是如此。會點只是箇高爽底人。他意思偶然自見得。只見得了便休。堯舜則都見得了。又都踏著這箇物事行。此其不同處耳。要之只說得箇見得天理明。所以如此。只說得到此住。已上說不去了。要人自見得。只管推說。已是枝蔓。或問程子云。子路只緣曉不得爲國以禮底道理。若曉得。便是此氣象。如公西冉求二子語之間。亦自謙遜。可謂達禮者矣。何故却無會點氣象。曰。二子只是曉得那

禮之皮膚。曉不得那裏面微妙處。他若曉得。便須見得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底自然道理矣。會點却有時見得這箇氣象。只是他見得了。便休。緣他見得快。所以不將當事。他若見得了。又從頭去行。那裏得來。會參則元來未見這箇大統體。先從細微曲折處行。都透了。見得箇大體。曾氏父子二人極不同。世間自有一樣人。如此高灑。見得底。學不得也。學者須是學會子。逐步做將去。方穩實。又問子路氣象。須較開濶。如二子曰然。又曰。看來他們都是合下。不會從實地做工夫去。却只是要想像。包攬說箇形象如此。所以不實。某嘗說學者。只是依先儒注解。逐句逐字。與我理會。著實做將去。少間自見。最怕自立說籠罩。此爲學者之大病。世間也只有這一箇方法路徑。若才不

從此去。少間便落草不濟事。只依古人所說底去做。少間行出來。便是我底。何必別生意見。此最是學者之大病。不可不淡戒。

問論語只有箇顏子曾子。傳聖人之學。其大槩旣得聞命矣。敢問會點浴沂處。注云有堯舜氣象。夫子固於此與點矣。而子路爲國以禮處。亦注云達得時。便是這氣象。如何。曰。子路所言底。他亦是無私意。但是不遜讓時。便不是也。會點見處。豈不曰與堯舜同。但是他做不得此事。如今人在外看屋一般。知得有許大許高。然其中間廊廡廳館戶牖房闔。子細曲折。却是未必看得子細也。然看到此。也是大故難。或曰。程子云。會點漆。雖開已見得大意。如何。曰。會點見得較高。開只是朴實。其才雖不及點。然所見也是不苟。或曰。會點旣見得天理。

流行胸中灑落矣。而行有不掩。何也。曰。蓋爲他天資高。見得這物事透徹。而做工夫。却有欠闕。如一箇大屋樣。他只見得四面墻壁高低大小都定。只是裏面許多間架。殊不見得。如漆雕開見大意。則不如點。然却是他肯去做。點雖見得。却又不肯去做到盡處。且如邵康節。只緣他見得如此。便把來做幾大作弄。更不加細密工夫。某嘗謂會子父子正相反。會參初頭都不會。只從頭自一事一物上做去。及四方八面都做了。却到大處。及他見得大處時。其他小處。一一都了也。點合下見得大處。却不肯去做小底。終不及他兒子也。祖道○賜錄一條見

漆雕開章疑同聞

問使子路知禮。如何便得似會替氣象。曰。此亦似乎隔驀。然亦只爭箇知不知見不見耳。若達得。則便是這氣象也。曾點只緣他見得箇大底意思了。據他所說之分。只得如此說。能如此。則達而在上。便可做得堯舜事業。隨所在而得其樂矣。又曰。公且更說會點意思。廣云。點是已見得大意。其所言者。無非天理之流行。都不爲事物所累。曰。亦不必說不爲事物所累。只是緣他高明。自見得箇大底意思。曰。旣見得這意思。如何却行有不掩。曰。緣他見得了。不去下工夫。所以如此。譬如人須以目見。以足行。見得方能行得。然亦有見得了不肯行者。亦有未見得後強力以進者。如顏子則見與行皆到也。又曰。曾點父子學問却如此不同。曾點是未行而先見得此意思者。會子其初却都未能見。但一味履踐將去。到得後來。真積力久。夫子知其將有所得。始告之以一貫之說。會子方領略得。然緣他工夫在先。故一見便了。更無窒礙處。若是曾點



則須是更去行處做工夫始得。若不去做工夫。則便入於釋  
老去也。觀季武子死。曾點倚其門而歌。他雖未是好人。然人  
死而歌。是甚道理。此便有些莊老意思。程子曰。曾點漆雕開  
已見大意。看得來漆雕開爲人。却有規矩。不肯只恁地休。故  
曰吾斯之未能信。廣

問子路若達。便是曾點氣象。莫是子路無曾點從容意思否。曰。  
子路見處極高。只是有些粗。緣他勇便粗。若不是勇。又不曾  
變得如此快。這勇却不曾去得。如人得這箇藥去病。却不曾  
去得藥毒。若去得盡。卽達爲國以禮道理。顧文蔚曰。子路與  
冉有公西華如何。文蔚曰。只是小大不同。曰。二子終無子路  
所見。問何以驗之。曰。觀他平日可見。文蔚

陳仲亨說子路只是不達爲國以禮道理數句未明。先生曰。子  
路地位高。品格亦大故高。但其病是有些子粗。緣如此。所以  
便有許多粗暴疎率處。他若能消磨得這些子去。却能恁地  
退遜。則便是這箇氣象了。蓋是他資質大段高。不比冉求公  
西華。那二子雖如此謙退。然却如何及得。子路譬之如一箇  
坑。跳不過時。只在這邊。一跳過。便在那邊。若達那爲國以禮  
道理。便是這般氣象。意正如此。求也退。故進之。冉求之病。乃  
是子路底藥。子路底病。乃是冉求底藥。義剛

李守約問子路達時。便是此氣象。意謂禮是天理。子路若識得。  
便能爲國。合得天理。曰。固是。只更有節奏難說。聖人只爲他  
其言不讓。故發此語。如今看來。終不才。會得讓底道理。便  
與曾點氣象相似。似未會如此。如今且平看。若更去說程子  
之說。却又是說上添說。子思言鳶飛魚躍。與孟子言勿忘勿

助長。此兩處皆是喫緊爲人處。但語意各自別。後人因喫緊爲人一句。却只管去求他同處。遂至牽合。木之

問孔子語子路爲國以禮。只是以子路不遜讓。故發此言。程先

生云云如何。曰。到爲國以禮分上。便是理明。自然有會點氣

象。可學

伊川謂子路之志。亞於會點。蓋子路所言。却是實地。二子却鑒

他子路爲夫子所哂。故退後說。道夫

問再看浴沂章。程子云。會點狂者也。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會點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若如程子之說看。則事皆切實。若只從會點見得箇大底意思看。恐易

入於虛無。先生曰。此一段。唯上蔡見得分曉。蓋三子只就事上見得此道理。會點是去自己心性上見得那本源頭道理。使會點做三子事。未必做得。然會點見處。雖堯舜事業。亦不過以此爲之而已。程子所說意思固好。但所錄不盡其意。看得來上面須別有說話在。必先說會點已見此道理了。然後能如此。則體用具備。若如今恁地說。則有用無體。便覺偏了。因說一貫之旨。忠恕之說。程先生門人中。亦只上蔡領略得他意思。餘皆未曉。浴沂一章解。向來亦曾改過。但令尋未見在。問先生謂三子從事上見得此道理。必如此說。然後見得程子所謂只緣子路不達爲國以禮道理。若達則便是這氣象之說。三子皆是去事上見得此道理。而子路之言不讓。則便是不知不覺違了這箇道理處。故夫子哂之也。曰。然。二子

亦因夫子之哂子路。故其言愈加謙讓。皆非其自然。蓋有所警也。廣

上蔡說鳶飛魚躍。因云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看來此一段好。當入在集注中舞雩後。備。以下集義問前輩說鳶飛魚躍。與會點浴沂一事同。不知會點之事。何緣與子思之說同。曰。會點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問何以見會點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曰。若非見得日用之間。無非天理。只恁地空樂也。無意思。又曰。諸子有安排期必。至會點。只以平日所樂處言之。會點不說道欲做那事。不做那事。又曰。會點以樂於今日者對。諸子以期於異日者對。又曰。某今日見得又別。節次日問。節取先生所注一段看。不見與昨日之說異。曰。前日不會說諸子有安排期必。至會點無之。節 終

朱子語類卷第四十一

論語二十三

顏淵篇上

顏淵問仁章

顏子生平。只是受用克已復禮四箇字。不遷不貳三月不違不改其樂。道夫

顏子克已。如紅爐上一點雪。道夫

克已復禮。間不容髮。無私便是仁。道夫

克已復禮。如通溝渠壅塞。仁乃水流也。可學

克已復禮。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若海

克已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護

龔邾伯說克去己私後。却方復禮。曰。克已復禮。一如將水去救

火相似。又似一件事。又似兩件事。時舉。植同。

克已則禮自復。閑邪則誠自存。非克已外別有復禮。閑邪外別

有存誠。賀孫。此非定說。

克已復禮。所以言禮者。謂有規矩。則防範自嚴。更不透漏。必大

克已復禮為仁。與可以為仁矣之為。如謂之相似。與孝弟為仁

之本。為仁由已之為不同。節

一於禮之謂仁。只是仁在內。為人欲所蔽。如一重膜遮了。克去

已私。復禮乃見仁。仁禮非是二物。可學

問克已復禮。如見大賓之時。指何者為仁。曰。存得心之本體。節

因說克已。或曰。若是人欲則易見。但恐自說是天理處。却是人

欲。所以為難。曰。固是如此。且從易見底克去。又却理會難見

底。如剝百合。須去了一重。方始去那第二重。今日將義利兩

字。分箇界限。緊緊走從這邊來。其間細碎工夫。又一面理會。

如做屋柱一般。且去了一重粗皮。又慢慢出細。今人不曾做

得第一重。便要做第二重工夫去。如中庸說戒謹乎其所不

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此

是尋常工夫都做了。故又說出向上一層工夫。以見義理之

無窮耳。不成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不謹。便只去謹獨。無此

理也。雉

元翰問克去已私。最是難事。如今且於日用間每事尋箇是處。

只就心上驗之。覺得是時。此心便安。此莫是仁否。曰。此又似

說義。却未見得仁。又況做事。只要靠著心。但恐已私未克時。

此心亦有時解錯認了。不若日用間只就事上。子細思量體

認。那箇是天理。那箇是人欲。著力除去了私底。不要做一味

就理上去做。次第漸漸見得道理自然純熟。仁亦可見。且如聖賢千言萬語。雖不同。都只是說這道理。且將聖賢說底看。一句如此說。一句如彼說。逐句把來參看。次第合得。都是這道理。或說如今一等非理事。固不敢做。只在書院中時。亦自有一般私意難識。所謂孜孜爲善。孜孜爲利。於善利之中。却解錯認。曰。且做得一重。又做一重。大槩且要得界限分明。遂以手畫扇中間云。這一邊是善。這一邊是利。認得善利底界限了。又却就這一邊體認。纖悉不是處。克將去。聖人所以下箇克字。譬如相殺相似。定要克勝得他。大率克已工夫。是自著力做底事。與他人殊不相干。緊緊閉門。自就身上子細體認。覺得才有私意。便克去。故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夫子說得大段分曉。呂與叔克已銘。却有病。他說須於與物相對時克。若此則是併物亦克也。已私可克。物如何克得去。已私是自家身上事。與物未相干在。明作

林安卿問克復工夫。全在克字上。蓋是就發動處克將去。必因有動。而後天理人欲之幾始分。方知所決擇而用力也。曰。如此則未動以前。不消得用力。只消動處用力。便得如此得否。且更子細。次早問看得如何。林舉注中程子所言克已復禮乾道。主敬行恕。坤道爲對。曰。這箇也只是微有些如此分。若論敬則自是徹頭徹尾要底。如公昨夜之說。只是發動方用克。則未發時。不成只在這裏打瞌睡。懷憧等有私欲來時。旋捉來克。如此得否。又曰。若待發見而後克。不亦晚乎。發時固是用克。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如烈火之不可犯。始得。個或問克已之私有三。氣稟耳目鼻口之欲。及人我是也。不知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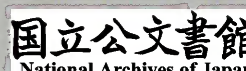
箇是夫子所指者。曰。三者皆在裏。然非禮勿視聽言動。則耳目口鼻之欲較多。又問克者勝也。不如以克訓治較穩。曰。治字緩了。且如捱得一分也是治。捱得二分也是治。勝便是打疊殺了他。學蒙

或曰。克已是勝己之私。之謂克否。曰。然。曰。如何知得是私。後克將去。曰。隨其所知者。漸漸克去。或曰。南軒作克己齋銘。不取子雲之說。如何。曰。不知南軒何故如此說。恐只是一時信筆寫將去。殊欠商量。曰。開學中。今已開石。曰。悔不及矣。去偽

克已復禮。不可將理字來訓禮字。克去己私。固即能復天理。不成克已後。便都沒事。惟是克去己私了。到這裏恰好著精細底工夫。故必又復禮。方是仁。聖人却不只說克已爲仁。須說克已復禮爲仁。見得禮便事事有箇自然底規矩準則。

克已須著復於禮。賀孫問非天理。便是人欲。克盡人欲。便是天理。如何却說克已了。又須著復於禮。曰。固是克了己。便是理。然亦有但知克已而不能復於禮。故聖人對說在這裏。却不只道克已爲仁。須著箇復禮。庶幾不失其則。下文云非禮勿聽。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緣本來只有此禮。所以克已。是要得復此禮。若是佛家儘有能克己者。雖謂之無己。私可也。然却不會復得禮也。聖人之教。所以以復禮爲主。若但知克已。則下梢必墮於空寂。如釋氏之爲矣。亞夫又問曰。如坐如尸。立如齊。此是理。如箕踞跛倚。此是非理。去其箕踞跛倚。宜若便是理。然未能如尸如齊。尚是己私。賀孫曰。此下三條疑聞同錄異。而植錄

亞夫問克已復禮章。曰。今人但說克已。更不說復禮。夫子言非



禮勿視聽言動。卽是克己復禮之目也。顏子會問。夫子會答。答得來包括得盡。己字與禮字正相對。說禮便有規矩準繩。且以坐立言之。己便是箕踞。禮便是坐如尸。己便是跛倚。禮便是立如齊。但如此看便見。又曰。克己是大做工夫。復禮是事事皆落腔窠。克己便能復禮。步步皆合規矩準繩。非是克己之外別有復禮工夫也。釋氏之學。只是克己更無復禮工夫。所以不中節文。便至以君臣爲父子。父子爲君臣。一齊亂了。吾儒克己便復禮。見得工夫精細。聖人說得來。本末精粗具舉。下面四箇勿字。便是克與復工夫。皆以禮爲準也。克己復禮。便是捉得病根。對證下藥。伸弓主敬行恕。是且涵養將去。是非猶未定。涵養得到一步。又進一步。方添得許多見識。克己復禮。便剛決克除將去。南升

亞夫問克己復禮。疑若克己後。便己是仁。不知復禮。還又是一重工夫否。曰。己與禮對立。克去己後。必復於禮。然後爲仁。若克去己私。便無一事。則克之後。須落空去了。且如坐當如尸。立當如齊。此禮也。坐而倨傲。立而跛倚。此己私也。克去己私。則不容倨傲而跛倚。然必使之如尸如齊。方合禮也。故克己者。必須復此身於規矩準繩之中。乃所以爲仁也。又問。若以禮與己對看。當從禮說去。禮者天理之節文。起居動作。莫非天理。起居動作之間。莫不渾全是禮。則是仁。若皆不合節文。便都是私意。不可謂仁。曰。不必皆不合節文。但才有一處不合節文。便是欠闕。若克去己私。而安頓不著。便是不入他腔窠。且如父子自是父子之禮。君臣自是君臣之禮。若把君臣做父子。父子做君臣。便不是禮。又問。克己復禮。與主敬行恕。

之別。曰：仲弓方始是養在這裏，中間未見得如何。顏子克己復禮，便規模大，精粗本末一齊該貫在這裏。又問：克己復禮如何分精粗？曰：若以克去己私言之，便克己是精底工夫，到禮之節文有所欠闕，便是粗者未盡。然克己又只是克去私意，若未能有細密工夫，一一入他規矩準繩之中，便未是復禮。如此則復禮却乃是精處。時舉因問：夜來先生謂坐如尸，立如齊是禮，倨傲跛倚是己，有知倨傲跛倚為非禮而克之，然乃未能如尸如齊者，便是雖已克己而未能復禮也。曰：跛倚倨傲亦未必盡是私意，亦有性自坦率者。伊川所謂人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乃邪心也。佛氏之學，超出世故，無足以累其心，不可謂之有私意。然只見他空底，不見實理，所以都無規矩準繩。曰：佛氏雖無私意，然源頭是自私其身，便是有箇大私意了。曰：他初間也未便盡是私意，但只是見得偏了。時舉曰：先生向所作克齋記云：克己者所以復禮，非克己之外，別有所謂復禮之功，是如何？曰：便是當時也說得忒快了。明道謂克己則私心去，自能復禮，雖不學禮文，而禮意已得。如此等語，也說忒高了。孔子說克己復禮，便都是實。曰：如此則克己復禮，分明是兩節工夫。曰：也不用做兩節看，但不會做工夫底，克己了猶未能復禮，會做工夫底，才克己便復禮也。先生因言學者讀書，須要體認，靜時要體認得親切，動時要別白得分明，如此讀書方為有益。時舉

曰：爰問克己復禮。曰：人只有天理人欲兩途，不是天理便是人欲，即無不屬天理，又不屬人欲底一節。且如坐如尸是天理，跛倚是人欲，克去跛倚而未能如尸，即是克得未盡，却不是



未能如尸之時。不係人欲也。須是立箇界限。將那未能復禮時底。都把做人欲斷定。先生又曰。禮是自家本有底。所以說箇復。不是待克了已方去復禮。克得那一分人欲去。便復得這一分天理來。克得那二分已去。便復得這二分禮來。且如箕踞非禮。自家克去箕踞。稍稍端坐。雖未能如尸。便復得這些箇來。又問如磨昏鏡相似。磨得一分塵埃去。復得一分明白。便是如此。然而世間却有能克已而不能復禮者。佛老也。佛老不可謂之有私欲。只是他元無這禮。克已私了。却空蕩蕩地。他是見得這理元不是當克已了。無歸著處。又問所以喚做禮而不謂之理者。莫是禮便是實了。有準則有著實處。曰。只說理。却空去了。這箇禮。是那天理節文教人有準則處。佛老只爲元無這禮。克來克去空了。只如會點見處。便見這意思。又問會點見得了。若能如顏子實做工夫去。如何。曰。會點與顏子見處不同。會點只是見他精英底。却不見那粗底。顏子天資高。精粗本末。一時見得透了。便知得道合恁地下學上達去。只是被他一時見透。所以恁做將去。會點但只見得這向上底道理。所以胸中自在受用處從容。因問會點資質。莫是與顏子相反。曰。不是與顏子相反。却與曾參相反。他父子問。爲學大不同。曾參是逐些子推將去。會點是只見他向上底了。便不肯做。又問子路若達爲國以禮道理。如何。便是這氣象。曰。若達時。事事都見得是自然底天理。既是天理。無許多費力生受。又問子路就使達得。却只是事爲之末。如何比得這箇。曰。理會得這道理。雖事爲之末。亦是道理。暮春者。春服旣成。何嘗不是事爲來。又問三子皆事爲之末。何

故子路達得。便是這氣象。曰。子路才氣去得。他雖粗暴些。纔理會這道理。便就這箇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上面却是這箇氣象。求赤二子。雖似謹細。却只是安排來底。又更是他才氣小了。子路是甚麼樣才氣。先生又曰。曾點之學。無聖人爲之依歸。便是佛老去。如琴張曾皙。已做出這般事來。又曰。其克已。往往吾儒之所不及。但只他無那禮可復。爰再舉未能至於復禮以前。皆是已私未盡克去。曰。這是旋克將去。爰因說夜來說浴乎沂。等數句。意在言外。本爲見得此數句。只是見得曾點受用自在處。却不曾見得曾點見那道理處。須當分明。先從這數句上體究出曾點所以如此灑落。因箇甚麼。曰。這數句。只是見得曾點從容自在處。見得道理處。却不在此。然而却當就這看出來。又曰。只爲三子見得低了。曾點恁地說出來。夫子所以與之。然而終不似說顏子時。說他只說是狂者。正爲只見得如此。做來却不恁地。又曰。爲國以禮之禮。却不只是繁文末節。爰問莫便是那克已復禮之禮。曰。禮是那天地自然之理。理會得時。繁文末節。皆在其中。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却只是這箇道理。千條萬緒貫通來。只是一箇道理。夫子所以說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忠恕而已矣。是也。蓋爲道理出來處。只是一源。散見事物。都是一箇物事。做出底。一草一木。與他夏葛冬裘。渴飲飢食。君臣父子。禮樂器數。都是天理流行。活潑潑地。那一件不是天理中出來。見得透徹後。都是天理。理會不得。則一事各自是一事。一物各自是一物。草木各自是草木。不干自己事。倒是莊老有這般說話。莊子云。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

而盡物。爰因問這禮字。恁地重看。曰。只是這箇道理。有說得開朗底。有說得細密底。復禮之禮。說得較細密。博文約禮。知崇禮卑。禮字。都說得細密。知崇是見得開朗。禮卑是要確守得底。又曰。早間與亞夫說得那克已復禮。是克已便是復禮。不是克已了。方待復禮。不是做兩截工夫。就這裏克將去。這上面便復得來。明道說那克已則私心去。自能復禮。雖不學禮文。而禮意已得。這箇說得不相似。又曰。克已復禮。是合掌說底。補

孔子告顏淵。只說克已復禮。若是克得已。復得禮。便自見仁分曉。如往長安。元不會說與長安。有甚物事如何。但向說向西去。少間他到長安。自見得。夔孫

因論克已復禮。洽歎曰。爲學之艱。未有如私欲之難克也。先生

曰。有奈他不何時。有與他做一片時。浴。謙之錄云。有時忘了。欲難去。日難有時忘了。

他有時便與人爲一片了。

非禮卽已。克已便復禮。克已復禮便是仁。天下歸仁。天下以仁歸之。閔。祀。

問克已復禮卽仁乎。曰。克已復禮。當下便是仁。非復禮之外。別有仁也。此間不容髮。無私便是仁。所以謂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若真箇一日打併得淨潔。便是仁。如昨日病。今日愈。便不是病。伯羽。

一日克已復禮。則一日天下歸仁。二日克已復禮。則二日天下歸仁。夔孫。

或問天下歸仁。曰。一日克已復禮。使天下於此皆稱其仁。又問一日之間。安能如此。曰。非是一日便能如此。只是有此理。節。

或問一日克已復禮。天下何故以仁與之。曰。今日克已復禮。天下人來點檢他。一月內都是仁底事。則天下都以仁與之。一月能克已復禮。天下人來點檢他。一月內都無不仁底事。則一月以仁與之。若今日如此。明日不如此。便不會以仁與之也。銖

問一日克已天下歸仁。若是聖人固無可克。其餘則雖是大賢。亦須著工夫。如何一日之間。便能如此。雖顏子亦須從事於四勿。曰。若是果能克已復禮了。自然能如此。呂氏曰。一日有是心。則一日有是德。廣

因問一日克已復禮。曰。呂氏說得兩句最好。云一日有是心。則一日有是德。蓋一日真箇能克已復禮。則天下之人。須道我這箇是仁始得。若一日之內。事事皆仁。安得天下不以仁歸

之。惟。祖道錄云。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

一日存此心。則一日有此德。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不是恁地略用工夫。便一日自能如此。須是積工夫到這裏。若道是一日克已復禮。天下便一向歸其仁。也不得。若一日克已復禮。則天下歸其仁。明日若不克已復禮。天下又不歸仁。賀孫問天下歸仁。先生言。一日能克已復禮。天下皆以仁之名歸之。與前說不同。何也。曰。所以克已復禮者。是先有爲仁之實。而後人以仁之名歸之也。卓

問一日克已復禮。如何使天下便能歸仁。曰。若真能一日克已復禮。則天下有歸仁之理。這處亦如在家無怨。在邦無怨。意思。在家無怨。一家歸其仁。在邦無怨。一邦歸其仁。就仲弓告止於邦家。顏子體段如此。便以其極處告之。又曰。歸。猶歸重

之意。篇

問克已復禮為仁。曰。克去已私。復此天理。便是仁。只克已復禮。如以刀割物。刀是自己刀。就此便割物。不須更借別人刀也。天下歸仁。天下之人以仁稱之也。解釋經義。須是實歷其事。方見著實。如說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所謂誠者。必須實能盡得此理。仁義禮智。無一些欠闕他底。如何不樂。既無實得。樂自何而生。天下歸仁之義。亦類此。既能克已復禮。豈更有人以不仁見稱之理。讀或問克已復禮。則事事皆仁。曰。人能克已。則日間所行。事事皆無私意。而合天理耳。

問顏淵問仁。孔子對以克已復禮。顏淵請問其目。則對以非禮勿視聽言動。看得用力。只在勿字上。曰。亦須是要暗當得是

禮與非禮。文蔚

非禮勿視。說文謂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工夫只在勿字上。纔見非禮來。則以勿字禁止之。纔禁止便克已。纔克去便能復禮。又云。顏子力量大。聖人便就他一刀截斷。若仲弓。則是閉門自守。不放賊入來底。然敬恕上。更好做工夫。明或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曰。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如此類。工夫却易。視遠惟明。才不遠便是不明。聽德惟聰。才非德便是不聰。如此類。工夫却難。視聽言動。但有些箇不循道理處。便是非禮。

非禮勿視勿聽。姦聲亂色。不聒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非是耳無所聞。目無所視。篇

元翰問非禮勿視聽言動。看來都在視上。曰。不專在視上。然聽

夫子語類卷四十一

亦自不好。只緣先有視聽，便引惹得言動，所以先說視聽。後說言動。佛家所謂視聽甚無道理。且謂物雖視前，我元不會視。與我自不相干。如此却是將眼光逐流入關可也。聽亦然。天下豈有此理。坐間舉佛書亦有克已底說話。先生曰：所以不可行者，却無復禮一段事。既克已，若不復禮，如何得。東坡說思無邪，有數語極好。他說纔有思，便有邪。無思時，又只如死灰，却要得無思時，不如死灰。有思時却不邪。明作敬之問上面克已復禮，是要克盡已私。下面四勿，是嚴立禁制，使之用力。曰：此一章，聖人說只是要他克已復禮。一日克已復禮，則天下歸仁。是言克已復禮之效，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是言克已復禮工夫處。在我而不在人。下面請問其目，則是顏子更欲聖人詳言之耳。蓋非禮勿視，便是要在視上克

已復禮。非禮勿聽，是要在聽上克已復禮。非禮勿言，是要在言上克已復禮。非禮勿動，是要在動上克已復禮。前後反復，只說這四箇字。若如公說，却是把做兩截意思看了。特舉

問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嘗見南軒云：勿字雖是禁止之辭，然中須要有主宰始得。不然，則將見禁止於西而生於東，禁止於此而發於彼，蓋有力不暇給者矣。主宰云何。敬而已矣。先生曰：不須更添字。又是兩昏了。先生問祖道曰：公見南軒如何。曰：初學小生，何足以窺大賢君子。曰：試一言之。曰：南軒大本完具，資稟粹然，却恐玩索處更欠精密。曰：未可如此議之。某嘗論未發之謂中字，以爲在中之義。南軒淡以爲不然，及某再書論之，書未至而南軒遣書來，以爲是。南軒見識純粹，踐行誠實，使人望而敬畏之。某不及也。祖道

問顏淵。孔子未告以克已復禮。當如何用工夫。曰。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等可見。又問云云。曰。只消就克已復禮上理會便了。只管如此說甚麼。賀孫

問論語顏淵問仁與問為邦。畢竟先是問仁。先是問為邦。曰。看他自是有這克已復禮底工夫。後方做得那四代禮樂底事。卓

顏子聞克已復禮。又問其目。直是詳審。曾子一唯悟道。直是直截。如何。曰。顏子資質固高於曾子。顏子問目。却是初學時。曾子一唯。年成熟時也。謨

人須會問始得。砥錄作學須善聖門顏子。也是會問。他問仁。曰。克已復禮為仁。聖人憇地答他。若今人到這裏。須問如何謂之克已。如何謂之復禮。顏子但言請問其目。到聖人答他。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他更不再問。非禮是如何。勿視是如何。勿聽是如何。勿言勿動。又是如何。但言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這是箇答問底樣子。到司馬牛問得便乖。聖人答他問仁處。他說其言也。訥。斯謂之仁已乎。他心都向外去。未必將來做切已工夫。所以問得如此。又謂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恰似要與聖人相拗底說話。砥錄云却不向裏來。正明道所謂這處亦是箇不會問樣子。寓

孔門弟子。如仁字義字之說。已各各自曉得文義。但看答問中。不會問道如何是仁。只問如何行仁。夫子答之。亦不會說如何是仁。只說道如何可以至仁。如顏子之問。孔子答以克已復禮。仲弓之問。孔子答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司馬牛之問。孔子答以仁者其言也訥。樊

遲之問。孔子答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想是仁字都自解。理會得。但要如何做。賀孫

國秀問。聖人言仁處。如克已復禮一句。最是言得仁之全體否。曰。聖人告人。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之類。無非言仁。若見得時。則何處不是全體。何嘗見有半體底仁。但克已復禮一句。却尤親切。時舉

曹問。一日克已復禮。便是仁否。曰。今日克已復禮。是今日事。明日克已復禮。是明日事。克已復禮。有幾多工夫在。須日日用工。聖人告顏淵如此。告仲弓如此。告樊遲。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各隨人說出來。須著究竟。然大槩則一聖人之意。千頭萬緒。終歸一理。

林正卿問。夫子答顏淵。克已復禮為仁之問。說得細密。若其他弟子問。多是大綱說。如語仲弓。以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之類。先生大不然之。曰。以某觀之。夫子答羣弟子。却是細密。答顏子者。却是大綱。蓋顏子純粹。無許多病痛。所以大綱告之。至於請問其目。答以四勿。亦是大綱說。使答其他弟子者。如此。必無入頭處。如答司馬牛。以其言也。詎是隨其病處。使之做工夫。若能詎言。即牛之克已復禮也。至於答樊遲。答仲弓之類。由其言以行之。皆克已復禮之功也。人傑

或問。仁之全體。在克已上。曰。若論全體。是處可見。且如其言也。詎若於此理會得透徹。亦見得全體。須是知得那親切處。如求生以害仁。殺身以成仁。須理會得害箇甚麼。成箇甚麼。趙師夏云。莫只要不失這道理。而滿足此心。先生曰。如求生以害仁。言身雖生。已是傷壞了這箇心。殺身以成仁。身雖死。這



箇心却自完全得在。

孔子告顏子以克己復禮。語雖切。看見不似告樊遲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更詳細。蓋爲樊遲未會見得箇己是甚。禮是甚。只分曉說教恁地做去。顏子便理會得。只未敢便領略。却問其目待說得上下周匝了。方承當去。賀孫

子壽言孔子答羣弟子所問。隨其材答之。不使聞其不能行之說。故所成就多。如克己復禮爲仁。唯以分付與顏子。其餘弟子不得與聞也。今教學者說著。便令克己復禮。幾乎以顏子望之矣。今釋子接人。猶能分上中下三根。云我則隨其根器接之。吾輩却無這箇。先生曰。此說固是。如克己之說。却緣衆人皆有此病。須克之乃可進。使肯相從。却不誤他錯行了路。今若教他釋子輩來相問。吾人使之克己復禮。他還相從否。

子壽云。他不從矣。曰。然則彼所謂根器接人者。又如何見得是與不是。解后却錯了不可知。大雅

或問顏子克己復禮。曰。公且未要理會顏子如何克己復禮。且要理會自家身己。如何須著克己復禮。這也有時須會思量。到這裏。顏子如何若死要克己復禮。自家如何不要克己復禮。如今說時。也自說得儘通。只是不會關自家事。也有被別人只管說。說來說去。無奈何去克己。少間又忘了。這裏須思量顏子如何心肯意肯。要克己復禮。自家因何不心肯意肯。去克己復禮。這處須有病根。先要理會這路頭。方好理會所以克己之方。須是識得這病處。須是見得些小功利達。真箇是輕。克己復禮事。真箇是重。真箇是不恁地不得。

梁謙問克己復禮。曰。莫問顏子克己復禮。且就自家已身上說。

顏子當時却不解做別事。只恁地克已復禮作甚。顏子聞一知十。又不是箇不聰明底人。而今須是獨自做工夫。說要自家已身見得。便如上蔡聞程先生之言。自然面赤汗流。却是見得他從前不是處。而今却能遷善改過。這箇便是透處。卓問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向來徐誠叟說此是克已工夫積習有素。到得一日果能克已復禮。然後天下歸仁。如何。曰。不必如此說。只是一日用其力之意。問有人一日之中。克已復禮。安得天下便歸仁。曰。只爲不會克已復禮。一日克已復禮。即便有一日之仁。顏子三月不違仁。只是拳拳服膺而弗失。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今日克念即可作聖。明日罔念。卽爲狂矣。曰。到顏子地位。其德已成。恐不如此。曰。顏子亦只是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除是夫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方可說此。德明

問顏子已是知非禮人。如何聖人更恁地向他說。曰。也只得恁地做。幹

黃達才問顏子如何尚要克已。先生厲聲曰。公而今去何處勘驗他不用克已。既是夫子與他說時。便是他要這箇工夫。却如何硬道他不用克已。這只是公那象山先生好恁地說道。顏子不似他人樣有偏處。要克只是心有所思。便不是了。嘗見他與某人一書。說道才是要克已時。便不是了。這正是禪家之說。如杲老說不可說不可思之類。他說到那險處時。又却不說破。却又將那虛處說起來。如某所說克已。便是說外障。如他說。是說裏障。他所以嫌某時。只緣是某捉著他緊處。別人不曉禪。便被他謾某。却曉得禪。所以被某看破了。夫子

分明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子分明是請事斯語。却如何恁地說得。又問上蔡先從偏處克將去。其說如何。曰。也不特恁地。夫子說非禮勿視聽言動。便盡包得了。如偏底固是要克。也有不偏而事爲有不穩當底。也當克。且如偏於嚴。克而就寬。那寬中又有多少不好處要克。今看顏子說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便是也要博文。博文又是前一段事。博文須是窮究得箇事理都明。方解去克已復禮。若不博文。則自家行得是與不是皆不知。所以大學先要致知格物。方去正心誠意。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前面四項。只是理會這物事。理會得後方去行。今若不博文。只要撇箇尖底。也不解說得親切。也只是大槩綽得。終不的當。又問天下歸仁。曰。只是天下稱其仁。

而今若能克已復禮。天下自是稱他是仁人。這也不須理會。只去理會那頭一件。如喫飯相似。只管喫。自解飽。若不去喫。只想箇飽也。無益。義剛

問天下歸仁。集注云。歸猶與也。謂天下皆與其仁。後面却載伊川語。天下歸仁。謂事事皆仁。恰似兩般。如何。曰。爲其事事皆仁。所以天下歸仁。文蔚集注

問克已復禮爲仁。這爲字。便與子路爲仁之爲字同否。曰。然。又問程先生云。須是克盡已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恐是仁字與爲仁字意不相似。曰。克去那箇。便是這箇。蓋克去已私。便是天理。克已復禮。所以爲仁也。仁是地頭。克已復禮是工夫。所以到那地頭底。又問天下歸仁。曰。自家既事事是仁。則天下之人見自家事事合仁。亦皆曰是仁。若自家設有一事未

是仁。有一箇人來說不是仁時。便是天下不會皆與以仁在。  
又問孔子答問仁之說甚多。惟此說克已復禮。恐是個錄作

仁之全體。曰。只見得破。做得徹。都是全體。若見不破。做不徹

時。便是克已復禮。也是閑說。個錄云。若真見得。則孔子所答

已復禮也。只及理會。○熹

問程先生云。克已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如何。曰。不

若他更有一說云。一日克已復禮。則天下稱其仁為是。大雅

問程子曰。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一日之間。如何得事事皆

仁。曰。一日克已復禮了。雖無一事。亦不害其為事事皆仁。雖

不見一人。亦不害其為天下歸仁。植

聖人說話甚實。不作令人談空。故伊川說。天下歸仁。只作天下

之人以仁與之。此是微言。惟顏子足以當之。浩

問謝氏說克已。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此性是氣質之性否。

曰。然。亦無難易。凡氣質之偏處。皆須從頭克去。謝氏恐人

只克得裏面小小不好底氣質。而忘其難者。故云然。個

問勿者。勝私復禮之機。曰。主在勿字上。纔覺非禮意思萌作。便

提却這勿字。一刀兩段。已私便可去。私去則能復禮而仁矣。

都是自用著力。使他人不著。故曰。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或

問顏子地位。有甚非禮處。何待下此四勿工夫。曰。只心術間

微有些子非禮處。也須用淨盡截斷了。他力量大。聖人便教

他索性克去。譬如賊來。顏子是進步與之廝殺。教仲弓以敬

恕。是教他堅壁清野。截斷路頭。不教賊來。鉢因問克已復禮

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乾道是健決意。坤道是確守意。曰。

顏子是近前與他一刀兩斷。仲弓是一面自守。久而賊自遁

去。此亦只是一箇道理。聖人教人。因其資之高下。故不同。要  
之用功成德。則一耳。先生因曰。今人只爭箇勿字。常記胡侍  
郎云。我與顏子。只爭一箇勿字。顏子非禮。便勿視。我非禮。亦  
視。所以不及顏子。因舉說文云。勿字。勢似旗。旗是揮止。禁止  
之物。勿者。欲人揮止。禁約其私欲也。銖

問伊川四箴曰。這箇須著子細去玩味。因言工夫也。只恁地做  
將去也。別無道理拘迫得他。譬如做酒。只是用許多麴。時日  
到時。便自迸酒出來。凡看文字。只要溫故知新。只溫箇故底。  
便新意自出。若捨了故底。別要討箇新意。便不得也。時舉

由乎中而應乎外。這是勢之自然。制於外所以養其中。這是自  
家做工夫處。道夫

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上句是說視聽言動

由中出。此心形見下句是用功處。問須是識別

得如何是禮。如何是非禮。曰。固是用分別得。然緊要在勿字

上。不可放過。問祖

讀伯豐克己復禮為仁說曰。只克己便是復禮。克己復禮。便似

著誠去偽之類。蓋己私既克。無非天理。便是禮。大凡才有些

私意。便非禮。若截為兩段。中間便有空闕處。必大錄此云著

此非克己之後中間又空一節。須用復禮也。伊川說由乎中而應乎外。是說視聽

言動四者。皆由此心。制乎外所以養其中。却是就視聽言動

上。克去己私做工夫。必大錄此云上句言如尹彥明書四箴

却云。由乎中所以應乎外。某向見傳本上句初無所以字。菴

先生顧炎曰。程子曰。制於外所以養其中。這一句好看。炎

直卿問制於外所以養其中。此是說仁之體而不及用。曰。制於

外便是用。又曰。視聽自外入。言動自內出。聖人言語緊密如此。聖人於顏子仲弓。都是就綱領出說。其他則是就各人身上說。道夫

問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克己工夫。從內面做去。反說制於外。如何。曰。制却在內。又問視箴何以特說心。聽箴何以特說性。曰。互換說也得。然諺云。開眼便錯。視所以就心上說。人有秉彝。本乎天性。道理本自好在這裏。却因雜得外而言語來誘化。聽所以就理上說。植

操之有要。視爲之則。只是人之視聽言動。視最在先。爲操心之準則。此兩句。未是不好。至蔽交於前。方有非禮而視。故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則克己而復禮也。如是工夫無間斷。則久而自從容不勉矣。故曰久而誠矣。端蒙

或問非禮勿視聽言動。程子以爲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却是與克己怨欲不行底相似。曰。克己工夫。其初如何使得會自然也。須著禁制始得。到養得熟後。便私意自漸漸消磨去矣。今人須要揀易底做。却不知若不自難處入。如何得到易處。所謂非禮勿者。只要勿爲耳。眼前道理。善惡是非。阿誰不知。只是自冒然去做。若於眼前底識得分明。既不肯去做。便却旋旋見得細密底道理。蓋天下事有似是而實非者。亦有似非而實是者。這處要得講究。若不從眼前明白底做將來。這箇道理。又如何得會自見。時舉

李問伊川云。制乎外以安其內。顏子心齋坐忘。都無私意。似更不必制於外。曰。顏子若便恁地。聖人又何必向他說克己復禮。便是他也。更有些私意。莫把聖人令做一箇人看。便只是

這樣人。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若驕吝便不是周公。惟聖妄念作狂。若使堯舜爲桀紂之行。便狂去。便是桀紂。賀孫問四箴曰。視是將這裏底引出去。所以云以安其內。聽是聽得外面底來。所以云閑邪存誠。又問四者還有次第否。曰。視爲先。聽次之。又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此是動之於心。志士勵行。守之於爲。此是動之於身。維

問聽箴。人有秉彜云云。前面亦大槩說。至後兩句。言閑邪存誠。非禮勿聽。不知可以改聽字作視箴用得否。曰。看他視箴說。又較力。視最在先。開眼便是。所以說得乃至於聽處。却又較輕也。寓

問知誘物化遂忘其正。這箇知是如何。曰。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人莫不有知。知者所當有也。物至則知。足以知之。而有好惡。這是自然如此。到得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方始不好去。賀孫

賀孫說顏淵問仁章集注之意。曰。如此只就上面說。又須自家肚裏實理會得始得。固是說道不依此說。去外面生意不可。若只誦其文。而自不實曉認得其意。亦不可。又曰。且依許多說話。常常諷詠。下稍自有得。又曰。四箴意思都該括得盡。四箇箴有說多底。有說少底。多底減不得。少底添不得。如言箴說許多。也是人口上有許多病痛。從頭起至吉凶榮辱。惟其所召。是就身上謹傷易則誕。至出悖來違。是當謹於接物間。都說得周備。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這說兩般人。哲人只於思量間。便見得合做與不合做。志士便於



做出了。方見得。雖則是有兩樣。大抵都是順理便安裕。從欲便危險。集注所錄。都說得意思盡了。此外亦無可說。只是須要自實下工夫。實見是如何。看這意思。都說去已私。無非禮之視。無非禮之聽。無非禮之言。無非禮之動。這是甚麼氣象。這便是渾然天理。這便是仁。須識認得這意思。賀孫問視聽之間。或明知其不當視。而自接乎目。明知其不當聽。而自接乎耳。這將如何。曰。視與看見不同。聽與聞不同。如非禮之色。若過目便過了。只自家不可有要視之之心。非禮之聲。若入耳也過了。只自家不可有要聽之之心。然這般所在也難。古人於這處。亦有以禦之。如云姦聲亂色。不畱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賀孫

問承誨言箴。自人心之動。因言以宣。至吉凶榮辱。惟其所召。是

謹諸已。以下是說接物許多病痛。曰。上四句是就身上最緊物處。須是不躁妄。方始靜專。纔不靜專。自家這心自做主不成。如何去接物。下云矧是樞機。與戎出好四句。都是說謹言底道理。下四句却說四項病。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則物件。出悖則來違。賀孫問如今所以難克。也是習於私欲之淡。今雖知義理。而舊所好樂。未免沉伏於方寸之間。所以外物纔誘。裏面便爲之動。所以要緊。只在克字上。克者勝也。日用之間。只要勝得他。天理纔勝。私欲便消。私欲纔長。天理便被遮了。要緊最是勝得去始得。曰。固是如此。如權衡之設。若不低便昂。不昂便低。凡天地陰陽之消長。日月之盈縮。莫不皆然。又云。這克已復禮。事體極大。非顏子之聰明剛健。不足以擔當。故獨以告顏子。若其他所言。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



承大祭。如仁者其言也。詔又如居處恭執事敬。都是克已事。都是爲仁事。但且就一事說。然做得工夫到也。一般問仲弓問仁一章。曰看聖人言。只三四句。便說得極謹密。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下面便又說已所不欲勿施於人。都無此闕處。尋常人說話。多是只說得半截。問看此意思。則體用兼備。曰是如此。自家身已上。常是持守。到接物又如此。則日用之間。無有間隙。私意直是何所容。可見聖人說得如此極密。問集注云事斯語而有得。則固無已之可克矣。此固分明。下云學者審已而自擇焉可也。未審此意如何。曰看自家資質如何。夫子告顏淵之言。非大段剛明者。不足以當之。苟爲不然。只且就告仲弓處著力。告仲弓之言。只是淳和底人皆可守。這兩節。一似易之乾。一似易之坤。聖人於乾說忠信

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說得煞廣濶。於坤只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只緣乾是純剛健之德。坤是純和柔之德。又云看集義聚許多說話。除程先生外。更要揀幾句在集注裏。都拈不起。看諸公說。除是上蔡說得猶似如游楊說。直看不得。賀孫

問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此是兩般人否。曰非也。只是誠之於思底。却覺得速。守之於爲者。及其形於事爲。早是見得遲了。此却是覺得有遲速。不可道有兩般。却兩脚做工夫去。端蒙

尹叔問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四句莫有優劣否。曰。是兩項。思是動之微。爲是動之著。這箇是該動之精粗。爲處動。思處亦動。思是動於內。爲是動於外。蓋思於內。

不可不誠爲於外。不可不守。然專誠於思而不守於爲。不可專守於爲而不誠於思。亦不可。又曰。看文字。須是得箇骨子。諸公且道這動箴。那句是緊要。道夫云。順理則裕。莫是緊要否。曰。更連從欲則危兩句都是。這是生死路頭。又曰。四者惟視爲切。所以先言視。而視箴之說。尤重於聽也。道夫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

則餒矣。如今見得直。如此說得好。儒用○問祖錄云此說極有味○集義

問克己復禮章。外書有曰。不能克己。是爲楊氏之爲我。不能復禮。是爲墨氏之兼愛。故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曰。克己復禮。只是一事。外書所載。殊覺支離。此必記錄之誤。向來所以別爲一編。而曰。曰外書者。蓋多類此故也。伊川嘗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

禮。方始是仁。此說最爲的確。誤

正淳問程子曰。禮卽理也。不是天理。便是人欲。尹氏曰。禮者理也。去人欲則復天理。或問不取尹說。以爲失程子之意。何也。曰。某之意。不欲其只說復理。而不說禮字。蓋說復禮。卽說得著實。若說作理。則懸空是箇甚物事。如謝氏曰。以我視。以我聽。以我言。以我動。夫子分明說是非禮勿視聽言動。謝氏却以以我言之。此則自是謝氏之意。非夫子所以告顏淵者矣。又如游氏曰。顏淵事斯語。至於非禮勿動。則不離於中。其誠不息。而可久。將幾箇好字。總聚在此。雖無甚病。終不是本地頭話。問游氏專說非禮勿動。遺却視聽言三事。曰。此却只是提此一語。以槩其餘。又問謝氏前篇謂曾點胸中無一事。此章乃云仁者心與事一。無一忘一助之失。曰。心與事一。只是

做此一事。則主在此一事。如此說亦無礙。惟其心與事一。故能胸中無一事也。必大

聖人只說做仁。如克已復禮爲仁。是做得這箇模樣便是仁。上蔡却說知仁識仁。煞有病。節

問天下歸仁。曰。只是天下以仁稱之。又問謝說如何。曰。只是他見得如此。大抵謝與范只管就見處。却不若行上做工夫。只管管扛扛得大。下梢直是沒著處。如夫子告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只是行上做工夫。去偽

天下歸仁。言天下皆與其仁。伊川云稱其仁是也。此却說得實。至楊氏以爲天下皆在吾之度內。則是謂見得吾仁之大如此。而天下皆囿於其中。則說得無形影。呂氏克已銘如洞然八荒。皆在我闡之類。同意。端蒙

問克已復禮天下歸仁。南軒謂克盡已私。天理渾然斯爲仁矣。天下歸仁者。無一物之不體也。故克已銘謂洞然八荒。皆在我闡。近得先生集注。却云一日克已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似與諸公之意。全不相似。程子曰。克已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此意又是如何。曰。某向日也只同欽夫之說。看得來文義不然。今解却是從伊川說。孔子直是以二帝三王之事許顏子。此是微言。自可意會。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當其問仁。亦以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告之。浩

某解顏淵問仁章畢。先生曰。克是克去已私。已私既克。天理自復。譬如塵垢既去。則鏡自明。瓦礫既掃。則室自清。如呂與叔克已銘。則初未嘗說克去已私。大意只說物我對立。須用克之如此。則只是克物。非克已也。栢

克已銘。不合以已與物對說。謨

呂與叔說克已。從那已物對處克。此說雖好。然不是夫子與顏子說底意。夫子說底。是說未與物對時。若與物對時。方克他。却是自家已倒了幾多。所謂已。只是自家心上不合理底。便是。不待與物對方是。又曰。呂與叔克已銘。只說得一邊。佐

包詳道言克去勝心忘心。先生曰。克已有兩義。物我亦是已。私欲亦是已。呂與叔作克已銘。只說得一邊。方子

問公便是仁否。曰。非公便是仁。盡得公道。所以爲仁耳。求仁處。聖人說了。克已復禮爲仁。須是克盡已私以復乎禮。方是公。公所以能仁。問克已銘。痒癢疾痛。舉切吾身。不知是這道理否。曰。某見前輩一項論議。說忒高了。不只就身上理會。便說要與天地同其體。同其大。安有此理。如初無客驕。作我蠹賊。

云云。只說得克已一邊。却不說到復禮處。須先克已私。以復於禮。則爲仁。且仁譬之水。公則譬之溝渠。要流通此水。須開浚溝渠。然後水方流行也。寓

問或問溪論克已銘之非。何也。曰。克已之已。未是對人物言。只是對公字說。猶曰私耳。呂與叔極口稱揚。遂以已旣不立。物我並觀。則雖天下之大。莫不皆在於吾仁之中。說得來恁大。故人皆喜其快。纔不恁說。便不滿意。殊不知未是如此。道夫云如此。則與叔之意。與下文克已之目。全不干涉。此自是自修之事。未是道著外面在。曰。須是恁地思之。公且道。視聽言動。干人甚事。又問天下歸仁。曰。克已復禮。則事事皆是。天下之人聞之見之。莫不皆與其爲仁也。又曰。有幾處被前輩說得來大。今收拾不得。謂如君子所過者化。本只言君子所居。

而入自化。所存者神。本只言所存主處。便神妙。橫渠却云。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至上蔡便道。唯能所存者神。是以所過者化。此等言語。人皆爛熟。以爲必須如此說。讓不如。此說便不快意矣。道夫

林正卿問天下歸仁。曰。痒痲疾痛。舉切吾身。只是存想天下歸仁。恁地。則不須克己。只坐定存想月十日。便自天下歸仁。豈有此理。時舉問程先生曰。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是如何。曰。事事皆仁。所以天下歸仁。於這事做得恁地。於那事亦做得恁地。所以天下皆稱其仁。若有一處做得不是。必被人看破了。時舉

林正卿問呂與叔云。痒痲疾痛。舉切吾身。不知此語說天下歸仁如何。曰。聖人尋常。不曾有這般說話。近來人被佛家說一般大話。他便做這般底話去。敵他。此天下歸仁。與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一般。此兩句。便是歸仁樣子。又問。怨是人怨。己怨。曰。人怨。恪

問克己銘。只說得公底意思。曰。克己銘。不會說著本意。楊子雲曰。勝己之私之謂克。克字本虛。如何專以勝己之私爲訓。鄭伯克段于鄆。豈亦勝己之私耶。闕祖

上蔡說先難後生受。如伊川便說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其說平。以我視以我聽。若以爲心先有主。則視聽不好事亦得。大不便也。方

以我視以我聽。恐怕我也沒理會。方  
游定夫有論語要旨。天下歸仁。引龐居士云云。黃簡肅親見其

手筆。閱社

會天游見陳幾叟曰。克已復禮。舊曉不得。因在京師委巷中下  
輻涉泥看謁方悟有箇快活處。後舉以問薛丈。薛昂會之外甥薛云。  
情盡性復。正是如此。陳曰。又問薛丈做甚。會又曰。又嘗以問  
游丈。亦以為然。陳復曰。又更問那游丈。蓋定夫以克已復禮  
與釋氏一般。只存想此道理而已。舊南本游氏語解中。全用  
佛語。解此一段。其已削之。若只以想像言克復。則與下截非  
禮勿視四句。有何干涉。備

朱子語類卷四十一

論語二十四

顏淵篇下

仲弓問仁章

文振說仲弓問仁。謂上四句。是主敬行恕。下兩句。是以効言。曰。  
此六句。又須作一片看始得。若只以下兩句作効驗說。却幾  
乎閑了這兩句。蓋內外無怨。是箇應處。到這裏方是充足飽  
滿。如上章說天下歸仁。亦是如此。蓋天下或有一人不許以  
仁。便是我為仁工夫有所未至。如此看。方見出門使民兩句。  
綴箇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兩句。這兩句又便綴著箇無怨兩  
句。上下貫通。都無虧欠。方始見得告顏淵仲弓問仁規模。只  
依此做工夫。更不容別閑用心矣。時舉。植同。

朱子語類卷四十一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緊接著那出門使民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緊接著那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直到這裏道理方透徹。似一片水流注出來。到這裏方住。中間也間斷不得。効驗到這處方是做得透徹。充足飽滿。極道體之全而無虧欠。外內間纔有一人怨它。便是未徹。便如天下歸仁底。纔有一箇不歸仁。便是有未到處。又云。內外無怨。便是應處。如關雎之仁。則有麟趾之應。鵲巢之仁。則有鸞虞之應。問仁者甚多。只答顏子仲弓底。說得來大。又曰。顏子天資明。便能於幾微之間。斷制得天理人欲了。植

或問推已及物之謂恕。曰。推已及物。便是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然工夫却在前面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須是先主於敬。然後能行其恕。或問未出門使民之前。更有工夫否。曰。未出門使民之時。只是如此。惟是到出門使民時。易得走失。故愈著用力也。時舉

問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如已欲為君子。則欲人皆為君子。已不欲為小人。則亦不欲人為小人。曰。此兩句亦是大綱說。如富壽康寧。人之所欲。死亡貧苦。人之所惡。所欲者必以同於人所惡者。不以加於人。必大

先生自唐石歸。曰。路上有人問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恕。如以刑罰加人。豈其人之所欲。便是不恕。始得。且說如何。眾人各以意對。先生曰。皆未分明。伊川云。恕字須兼忠字說。此說方是盡。忠是盡已也。盡已而後為恕。以刑罰加人。其人實有罪。其心亦自以為當然。故以刑加之。而非強之以所不欲也。其不欲被刑者。乃其外面之私心。若其真心既已犯罪。亦自知

其當刑矣。今人只為不理會忠而徒為恕。其弊只是姑息。張子韶中庸有云。聖人因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即此論也。今人只為不能盡己。故謂人亦只消如此。所以泛然亦不責人。遂至於彼此皆自恕而已。人殺人之事。已亦不欲。到其時為之。則傷恕如何可學。云但觀其事之當理。則不欲。變為欲。曰。設如人自犯罪。至於死。到刑時。其心欲否。諸友皆無以答。曰。此當合忠字看。忠者盡己之謂。若看得已實。有是罪。則外雖不欲。而亦知其當罪。到此則不欲。字使不著。若不看忠字。只用一恕字。則似此等事。放不過必流而為姑息。張子韶解中庸云。以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因我不會做。皆使天下之人不做如此。則相為懈怠而已。此言最害理。

問在家在邦之怨。是屬己屬人。曰。如何說得做在己之怨。聖人言語。只要平看。儒者緣要切己。故在外者多拽入來做內說。在身上者。又拽來就心上說。必大

問在家無怨。在邦無怨。曰。此以効驗言。若是主敬行恕。而在家

在邦皆不能無怨。則所謂敬恕者。未是敬恕。問怨有是有非。如何都得他無怨。曰。此且說怨得是底。未說到不是底。雜

問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或以為其怨在己。或以為其怨在人。曰。若以為己自無怨。却有甚義理。此言能以敬為主而行之。恕則人自不怨也。人不我怨。此仁之効。如孔子告顏淵克己。則

言天下歸仁。告仲弓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言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此皆以効言。特其効有小大之異耳。去偽

希遜問夫子答顏子仲弓問仁之異。曰。此是各就它資質上說。然持敬行恕。便自能克己。克己便自能持敬行恕。亦不必大

段分別。時舉。以下通論二章。

曰。克己復禮。是剛健勇決。一上便做了。若所以告仲弓者。是教他平穩做去。慢慢地消磨了。譬如服藥。克己者。要一服便見



効敬忠者。漸漸服藥。磨去其病也。人傑

持敬行恕。雖不會著力去克已復禮。然却與克已復禮只一般。

蓋若是把這箇養來養去。那私意自是著不得。出門如見大

賓。使民如承大祭時也。著那私意不得。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時也。著那私意不得。義剛

問克已工夫與主敬行恕如何。曰。克已復禮。是截然分別。箇天

理人欲。是則行之。非則去之。敬恕則猶是保養在這裏。未能

保它無人欲在。若將來保養得至。亦全是天理矣。克已復禮

如撥亂反正。主敬行恕。如持盈守成。二者自有優劣。雄

克已復禮。如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出門使民。如上策。莫如自治。

問程先生說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其次惟莊敬持

養。及其成功一也。此可以分顏子仲弓否。曰。不必如此說。孫賀

仲弓出門如見大賓為仁。如把截江淮。顏子克已為仁。便如欲

復中原。壽

讀書須要將聖賢言語。體之於身。如克已復禮與出門如見大

賓。須就自家身上體看。我實能克已與主敬行恕否。件件如

此。方始有益。又因晞遜問克已復禮。曰。人之私意。有知得便

克去者。有忘記去克他者。有不獨是忘記去克他。却反與他

為朋者。時舉

問朱蜚卿讀書何所疑。曰。論語切要處在言仁。言仁處多。某未

識門路。日用至親切處。覺在告顏子一章。答仲弓又却別集

注云。仲弓未及顏子。故特告以操存之要。不知告顏子者。亦

只是操存否。曰。這須子細玩味。所告二人氣象自不同。顧問

賀孫。前夜曾如何說。賀孫舉先生云。告仲弓底。是防賊工夫。

告顏淵底是殺賊工夫。蜚卿問如何。曰。且子細看。大意是如  
此。告顏子底意思。是本領已自堅固了。未免有些私意。須一  
向克除教盡。告仲弓底意思。是本領未甚周備。只是教他防  
捍疆土。為自守計。賀孫

問孔子答顏淵仲弓問仁處。旨同否。曰。不爭多。大槩也相似。只  
答顏子處。是就心上說。工夫較深密為難。問二條在學者。則  
當並行不悖否。曰。皆當如此做。當克已。則須克已。當出門如  
見大賓。則須出門如見大賓。克已復禮。不是克已了。又復禮。  
只克去已。私便是禮。有是有非。只去了非。便是是。所以孔子  
只說非禮勿視聽言動。只克去那非。便是禮。曰。呂銘瘁痲疾  
痛。皆切吾身句。是否。曰。也說得。只是不合將已對物說。一篇  
意都要大同於物。克只是克這箇。孔子當初本意。只是說克  
自已私欲。淳

伯羽問持敬克已工夫。相資相成否乎。曰。做處則一。但孔子告  
顏子仲弓。隨他氣質地位而告之耳。若不敬。則此心散漫。何  
以能克已。若不克已。非禮而視聽言動。安能為敬。仲思問敬  
則無已可克。如何。曰。鄭子上以書問此。因示鄭書。曰。說得也  
好。鄭書云。孔子惟顏子仲弓實告之。以為仁之事。餘皆因其  
人而進之。顏子地位高。擔當得克已矣。故以此告之。仲弓  
未至此。姑告以操存之方。涵養之要。克已之功。難為而至仁  
也。易敬恕之功。易操而至仁也。難其成功。則一故程子云。敬  
則無已可克。是也。但學者為仁如謝氏云。須於性偏處勝之。  
亦不可緩特不能如顏子。濬於天理。人欲之際。便可至仁耳。  
非只敬恕而已。又曰。鄭言學者克已處亦好。大底告顏子底。便  
體用全似仲弓底。若後人看不透。便只到歸裏去。做仲弓底  
了。依舊用做顏子底。克已乾道也。敬恕坤道也。忠信進德。修  
辭立誠。表裏通徹。無一毫之不實。何更用直內。坤卦且恁地

守。顏子如將百萬之兵。操縱在我。拱揖指揮如意。仲弓且守本分。敬之至固無已。可克。克已之至亦不消言敬。敬則無已。可克者。是無所不敬。故不用克已。此是大敬。如聖敬日躋。於緝熙敬止之敬也。伯羽。道二略。

李時可問仲弓問仁。孔子告之以出門如見大賓云云。伊川只說作敬。先生便說敬以持已。恕以及物。看來須如此說方全。曰。程子不是就經上說。是偶然摘此兩句。所以只說做敬。又問伊川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觀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看來孔子方是教仲弓就敬上下工夫。若是言仁。亦未到得這處。曰。程子也不是就經上說。公今不消得恁地看。但且就他這一句上。看其氣象是如何。又問孔子告顏淵以克已復禮爲仁。若不是

敬也。如何克得已。復得禮。曰。不必如此說。聖人說話隨人淺深。克已工夫較難。出門使民較易。然工夫到後。只一般。所謂敬則無已。可克也。賀孫。集注。

程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問孔子告仲弓。方是持敬底事。程子如此說。豈不有自然勉強之異乎。曰。程子之言。舉敬之極致而言也。又程子云。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問言敬義內。外方做工夫。而程子又何以遽言仁也。曰。此亦言敬以直內。則無一毫私意。仁自在其中爾。大抵這般處。要寬看。識得他意。不可迫切求之。端蒙。

或問伊川云。孔子言仁。只說出門云云。至中禮。惟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曰。亦須先見得箇意思。方謹獨以守之。又曰。此前面

說敬而不見得。此便是見得底意思。便是見得敬之氣象。功効恁地。若不見得。卽黑淬淬地守一箇敬。也不濟事。賀孫

問程先生說云云。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看來也是平日用功。方能如此。非一旦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便能如此。曰。自這裏做去。方能如此。只是常能存得此心。便能如此。又問克已復禮乾道。主敬行恕。坤道曰。乾道者。是見得善惡精粗分明。便一刀兩段斬截了。坤道便順這一邊做將去。更不犯著那一邊。又云。乾道是創業之君。坤道是繼體守成之君。蓋

或問伊川未出門未使民時如何。曰。此儼若思時也。聖人之言。得他恁地說也好。但使某答那人。則但云公且去。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因曰。那未出門使民時。自是當敬不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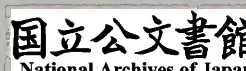
未出門使民時不敬。却待出門時旋旋如見大賓。使民時旋旋如承大祭。却成甚舉止。聖人所以只直說。出門如見大賓。

使民如承大祭。更不說那未出門使民時如何。如今恁地說。却較淡了。義剛。夔孫錄云。伊川答此問。固好。是以明聖人

答他。却好。與他說。今日就出門使民時。做去。若果能如見大賓。承大祭。則未出門使民以前。自住不得了。子升問。克已復禮乾道也。此莫是知至已後工夫否。曰。也不必

如此說。只見得一事。且就一事上克去。便是克已。終不成說道。我知未至。便未下工夫。若以大學之序言之。誠意固在知至之後。然亦須隨事修爲。終不成說知未至。便不用誠意正心。但知至已後。自不待勉強耳。木之

素子節問。克已復禮。何以謂之乾道。主敬行恕。何以謂之坤道。曰。乾道奮發而有爲。坤道靜重而持守。一作有守。時舉



或問克已復禮者乾道莊敬持守者坤道如何分別。曰乾道奮發而有爲。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之類是也。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坤道靜重而持守。如敬以直內義方外之類是也。觀夫子告二子氣象各有所類。洽或問顏冉之學。何以有乾道坤道之別。曰顏子是奮發而有爲。冉子是謙退而持守。顏子高明強毅。夫子故就其資質而教以克已復禮之學。冉子溫厚靜重。故以持敬行恕教之。必大問克已復禮乾道主敬行恕坤道如何。曰仲弓資質溫粹。顏子資質剛明。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顏子之於仁。剛健果決。如天旋地轉。雷動風行。做將去。仲弓則斂藏嚴謹。做將去。顏子如創業之君。仲弓如守成之君。顏子如漢高祖。仲弓如漢文帝。伊川曰。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顏子則是明得盡者也。仲弓則是莊敬以持養之者也。及其成功一也。潛夫曰。舊曾聞先生說顏冉二子之於仁。譬如捉賊。顏子便赤手擒那賊出。仲弓則先去外面關防。然後方敢下手去捉他。廣周貴卿問克已復禮乾道持敬行恕坤道。曰乾道是見羣龍无首吉。既變則成。坤故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坤則都無頭。但利牝馬之貞而已。所以乾卦自君子進德修業以至於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從知處說來。如坤則但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只就持守處說。只說得一截。如顏子克已復禮工夫。却是從頭做起來。是先要見得後却做去。大要著手脚。仲弓却只是據見成本子做。只是依本畫葫蘆。都不問著那前一截了。仲弓也是和粹。但

精神有所不及。顏子是大故通曉。向時陸子靜嘗說顏子不如仲弓。而今看著。似乎克已復禮底較不如那持敬行恕底較無事。但克已復禮工夫較大。顏子似創業之君。仲弓似守成之君。仲弓不解做得那前一截。只據見在底道理持守將去。又一條云克已復禮是要見得天理後方做將去。仲弓却只是據見在持將去。又問仲弓寬洪簡重如何見得。曰也。只想得是恁地。夫子許他南面。非如此不可。如不佞等處也。見得他簡重。而今觀他說居敬行簡之類。見得仁工夫也大故細密。義剛曰。夔孫錄云。坤是箇無頭底。其辭曰。利牝馬之貞。先迷後得。乾爻皆變而之坤。其辭曰。見羣龍无首。吉。乾便從知處說起。故云。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坤只是從持守處說。故云。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克已復禮也。是有知底工夫。在前主敬行恕。只是據見定依本分做將去。或說仲弓勝似顏淵。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勝如克已底費。脚手然而顏子譬如創業。底仲弓是守成。底顏子極聰明。警悟。仲弓儘和粹。

問顏子問仁與仲弓問仁處。看來仲弓才質勝似顏子。曰。陸子靜向來也道仲弓勝似顏子。然却不是。蓋克已復禮乾道也是喫一服藥便效。主敬行恕坤道也是服藥調護。漸漸消磨去。公看顏子多少大力量。一克已復禮便了。仲弓只是循循做將去底。如何有顏子之勇。祖道曰。雖是如此。然仲弓好做中人。一箇準繩。至如顏子。學者力量打不到。不如且學仲弓。曰。不可如此立志。推第一等與別人做。顏子雖是勇。然其著力下手處也可做。因舉釋氏云。有一屠者。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底事。或曰。如不遷不貳。却是學者難做底。曰。重處不在怒與過。只在遷與貳字上看。今不必論怒與過之大小。只看不遷不貳。是甚模樣。又云。貳不是一二之二。是長貳之貳。蓋一箇邊又添一箇。此謂之貳。又問守之也。非化之也。如何。曰。聖人則却無這箇。顏子則疑於遷貳與不遷貳之間。又問先生

適說克已復禮是喫一服藥便效。可以著力下手處。更望力為開發。曰。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處便是克已。蓋人只有天理人欲。日間行住坐臥。無不有此二者。但須自當省察。譬如坐如尸。立如齋。此是天理當如此。若坐欲縱肆。立欲跛倚。此是人欲了。至如一語一默。一飲一食。盡是也。其去復禮。只爭這些子。所以禮謂之天理之節文者。蓋天下皆有當然之理。今復禮便是天理。但此理無形無影。故作此禮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教有規矩可以憑據。故謂之天理之節文。有君臣。便有事君底節文。有父子。便有事父底節文。夫婦長幼朋友。莫不皆然。其實皆天理也。天理人欲。其間甚微。於其發處。子細認取。那箇是天理。那箇是人欲。知其為天理。便知其為人欲。既知其為人欲。則人欲便不行。譬如路然。一條上去。

一條下去。一條上下之間。知上底是路便行。下底差了便不行。此其所操。豈不甚約。言之豈不甚易。却是行之甚難。學者且恁地做將去。久久自然安泰。人既不隨私意。則此理是本來自有底物。但為後來添得人欲一段。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長。無不知敬其兄。豈不是本來底。却是後來人欲肆時。孝敬之心便失了。然而豈真失了。於靜處一思念。道我今日於父兄面上。孝敬之心頗虧。則此本來底心便復了。也只於此處牢把定其功。積久便不可及。祖道

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伊川謂大賓大祭。只是敬也。今若專主於大賓大祭之心。而不容其私欲之害。亦可為仁否。曰。下一節所謂不欲勿施與無怨。此乃以接物而言。敬是此心。接物亦以此心。佐集義

問仲弓問仁。曰能敬能恕。則仁在其中。問呂氏之說。却是仁在外。曰說得未是。又問只用敬否。曰世有敬而不能恕底人。便只理會自守。却無溫厚愛人氣象。若恕而無敬。則無以行其恕。問在家在邦無怨。諸說不同。曰覺得語脉不是。又問伊川謂怨在已。却是自家心中之怨。曰只是處已既能敬。而接人又能恕。自然是在邦在家。人皆無得而怨之。此是爲仁之驗。便如天下歸仁處一般。備

司馬牛問仁章

或問仁者其言也。詎曰仁者常存此心。所以難其出。不仁者已不識痛痒。得說便說。如人夢寐中讖語。豈復知是非善惡。仁者只知爲之難。言之得無詎乎。寓宜久問仁者其言也。詎曰仁者心常醒在。見箇事來。便知道須

要做得合箇道理。不可輕易。便是知得道爲之難。故自不敢輕言。若不仁底人。心常如睡底相似。都不會見箇事理。便天來大事也。敢輕輕做一兩句說了。特舉

仲蔚問仁者其言也。詎只是訥於言意思否。曰訥於言而敏於行。是怕人說得多。後行不逮。其言也詎。是說持守得那心定。後說出來。自是有斟酌。恰似肚裏先商量了。方說底模樣。而今人只是信口說。方說時。它心裏也自不知得。義剛

仁者之人。言自然詎。在學仁者。則當自謹言語中。以操持此心。且如而今人愛胡亂說話。輕易言語者。是他此心不在。奔馳四出。如何有仁。明作

仁者其言也。詎。這是司馬牛身上一病。去得此病。方好將息充養耳。道夫



為之難言之得無訛乎。心存則自是不敢胡亂說話。大率說得容易底。便是他心放了。是實未嘗為之也。若不敢胡亂做者。必不敢容易說。然亦是存得這心在。或曰言行常相表裏又曰人到得少說話時也

白是心細了。肅。們錄略。

問聖人答司馬牛其言也訛。此句通上下言否。曰就他身上說。又較親切。人謹得言語不妄發。即求仁之端。此心不放。便存得道理在這裏。

學者千章萬句。只是理會一箇心。且如仁者其言也訛。察其言。便可知其本心之存與不存。天理人欲之勝負。端蒙

或問顏子仲弓司馬牛問仁。雖若各不同。然克己工夫。也是主敬。其言也訛。也是主敬。曰司馬牛如何做得顏子仲弓底工夫。須是逐入自理會。仁譬之屋。克己是大門。打透便入來。主

敬行恕是第二門。言訛是箇小門。雖皆可通。然小門便迂迴得些。是它病在這裏。如先難後獲。亦是隨它病處說。銖

司馬牛問君子章

不憂不懼。司馬牛將謂是塊然頑然不必憂懼。不知夫子自說。是內省不疚。自然憂懼不來。明作

為學須先尋得一箇路徑。然後可以進步。可以觀書。不然則書自書。人自人。且如孔子說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須觀所以不憂不懼。由內省不疚。學者又須觀所以內省不疚。如何得來。可學

司馬牛憂曰章

死生有命。是合下稟得已定。而今著力不得。富貴在天。是你著力不得。備



富貴在天。非我所與。如有一人爲之主宰然。升卿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子夏之意。只說是死生是稟於有生之初。不可得而移。富貴是眼下有時適然遇著。非我所能必。若推其極。固是都稟於有生之初。因問伊川橫渠命遇之說。曰。所謂命者。如天子命我作甚官。其官之閑易繁難。甚處做得。甚處做不得。便都是一時命了。自家只得去做。故孟子只說莫非命也。却有箇正與不正。所謂正命者。蓋天之始初命我。如事君忠。事父孝。便有許多條貫在裏。至於有厚薄淺淡。這却是氣稟了。然不謂之命不得。只不是正命。如桎梏而死。喚做非命不得。蓋緣它當時稟得箇乖戾之氣。便有此。然謂之正命不得。故君子戰兢。如臨深履薄。蓋欲順受其正者。而不受其不正者。且如說當死於水火。不成便自赴水火而死。而今

只恁地看。不必去生枝節。說命說過說同說異也。變系

問敬而無失。曰。把捉不定。便是失。雜

或言司馬牛所憂。人當兄弟如此。也是處不得。曰。只是如子夏說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若大段著力不得。也不奈何。若未然底可諫。尚可著力。做了時。也不奈何得。明作

問四海皆兄弟。胡氏謂意圖語滯。以其近於二本否。曰。子夏當初之意。只謂在我者敬而無失。與人又恭而有禮。如此。則四海之內。皆親愛之。何患乎無兄弟。要去開廣司馬牛之意。只不合下箇皆兄弟字。便成無差等了。淳

子張問明章

問浸潤之譖。膚受之愬。曰。譖是譖人。是不干己底事。才說得驟。便不能入他。須是閑言冷語。掉放那裏說。教來不覺。愬是逆。

是切已底事。方說得緩慢。人便不將做事。須是說得緊切。要忽然間觸動他。如被人罵。便說被人打。被人打。便說人要殺。蓋不如此。不足以觸動他也。又問明而遠。是見得到否。曰。是明字說不足。又添箇遠字贊之。熹

或問膚受之愬。切近災也。若他父兄有急難。其事不可緩。來愬時。便用周他。若待我審究得實。已失事了。此當如何。曰。不然。所以說明又說遠。須是眼裏識箇真偽始得。若不識箇真偽。安得謂之明遠。這裏自有道理。見得過他真偽。却來瞞我不得。譬識藥材。或將假藥來賣。我識得過。任他說千言萬語。我既見破偽了。看如何說。也不買。此所以謂之明遠。只是這些子。明作

問浸潤膚受之說。想得子張是箇過高底資質。於此等處有不察。故夫子語之否。曰。然。廣

子貢問政章

文振問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曰。看來此只是因足食足兵而後民信。本是兩項事。子貢却做三項事認了。信字便是在人心不容變底事也。時舉

問民無信不立。是民自不立。是國不可立。曰。是民自不立。民不立。則國亦不能以立矣。問民如何是不立。曰。有信則相守而死。無信則相欺相詐。臣棄其君。子棄其父。各自求生路去。淳

棘子成曰章

問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曰。此說君子。與說其爭也。君子同。蓋說得話來也。君子。熹

問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古注只作一句說。先生作兩句說。如

何曰。若作一句說。則惜乎二字無著落。廣

問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如何以文觀人。曰。無世間許多禮法。如何辨得君子小人。如老莊之徒。絕滅禮法。則都打箇沒理會去。但子貢之言。似少差別耳。如孔子說禮與其奢也。寧儉。與其不遜也。寧固。便說得好。雉

棘子成全說質固未盡善。子貢全說文以矯子成。又錯若虎皮羊皮。雖除了毛。畢竟自別。事體不同。使一筐君子與一箇屠販之人相對坐。並不以文見。畢竟兩人好惡自別。大率固不可無文。亦當以質爲本。如寧儉寧戚之意。明作

哀公問於有若章

問盍徹乎。曰。徹是八家皆通出力合作九百畝田。收則計畝均收。公取其一。如助則八家各耕百畝。同出力共耕公田。此助

徹之別也。說

問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百姓既足。不成坐視其君不足。亦無此理。蓋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財。若百姓不足。君雖厚歛。亦不濟事。雉

或問有若對哀公盍徹乎之說云云。曰。今之州郡。盡是於正法之外。非泛誅取。且如州郡倍契一項錢。此是何名色。然而州縣無這箇便做不行。當初經總制錢。本是朝廷去賴取百姓底。州郡又去購經總制錢。都不成模樣。然不如此。又便做不行。或曰。今州郡有三項請受最可畏。宗室歸正。添差使臣也。曰。然。歸正人。今却漸少。宗室則日盛可畏。小使臣猶不見得。更有那班裏。換受底大使臣。這箇最可畏。每人一月。自用四五百千結裏它。個

子張問崇德辨惑章

問主忠信徙義。曰主忠信者。每事須要得忠信。且如一句話不忠信。便是當得沒這事了。主字須重看。喚做主。是要將這箇做主。徙義。是自家一事未合義。遷徙去那義上。見得又未甚合義。須更徙去。令都合義。主忠信。且先有本領了。方徙義。恁地便德會崇。若不先主忠信。卽空了。徙去甚處。如何會崇。主忠信而不徙義。却又固執。惟

主忠信。是割脚處。徙義。是進步處。漸漸進去。則德自崇矣。方子

問易只言忠信所以進德。而孔子答子張崇德之問。又及於徙義者。是使學者於所存所行處。兩下都做工夫否。曰忠信是箇基本。徙義又是進處。無基本。徙進不得。有基本矣。不徙義亦無緣得進。廣

問子張問崇德辨惑。孔子既答之矣。末又引我其行野之詩以結之。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伊川言此二句。當冠之。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後之傳者。因齊景公問政而誤之耳。至范氏則以爲人之成德。不以富亦祇以行異於野人而已。此二說如何。曰如范氏說。則是牽合。如伊川說。則是以富言千駟。異言夷齊也。今只得如此說。謨

齊景公問政章

問齊景公問政。孔子告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然當時陳氏厚施於國。根株盤據如此。政使孔子爲政。而欲正其君臣父子。當於何處下手。曰此便是難。據晏子之說。則曰惟禮可以已其亂。然當時舉國之人。皆欲得陳氏之所謀成。豈晏子之所謂禮者。可得而已之。然此豈一朝一夕之故。蓋其失在初。履

霜而至堅冰亦未如之何也已如孔子相魯欲墮三家至成則爲孟氏所覺遂不可墮要之三家孟氏最弱季叔爲強強者墮之而弱者反不可墮者強者不覺而弱者覺之故也問成旣不可墮夫子如何別無處置了便休曰不久夫子亦去魯矣若使聖人久爲之亦須別有箇道理廣

問齊景公問政與待孔子二章想是一時說話觀此兩段見得景公是箇年老志衰苟且度日不復有遠慮底人曰景公平日自是箇無能爲底人不待老也廣

子路無宿諾章

問子路無宿諾曰子路許了人便與人去做這事不似今人許了人却掉放一壁不管雜

子張問政章

亞夫問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曰居之無倦在心上說行之以忠在事上說居之無倦者便是要此心長在做主不可放倒便事事都應得去行之以忠者是事事要著實故某集注云以忠則表裏如一謂裏要如此便外面也如此事事靠實去做也時舉

問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曰若是有頭無尾底人便是忠也不久所以孔子先將箇無倦逼截它賀孫

問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曰所居是自已事要終始如一行之以忠是對人言之謂應接時恐有不誠處必大

子張是箇有銳氣底人它作事初頭乘些銳氣去做小間做到下稍多無殺合故告以居之無倦又且不樸實故告之以行之以忠欲其盡心力也熹

亞夫問居。謂存諸心無倦。謂始終如一行。謂施諸事以忠。謂表裏如一。此固分明。然行固是行其所居。但不知居是居箇甚物事。曰常常。恁地提省在這裏。若有頃刻放倒。便不得。賀孫

君子成人之美章

問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成字如何。曰成字只是欲字。管

季康子患盜章

問楊氏謂欲民之不爲盜。在不欲而已。橫渠謂欲生於不足。則民盜。能使無欲。則民自不爲盜。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子必不竊。故爲政在乎足民。使無所欲而已。如橫渠之說。則是孔子當面以季康子比盜矣。孔子於季康子。雖不純於爲臣。要之孔子。必不面斥之如此。聖人氣象。恐不若是。如楊氏所說。只是責季康子之貪。然氣象和平。不如此之峻厲。今欲且從楊說如何。曰善。談

季康子問政章

或問子爲政焉用殺。曰尹氏謂殺之爲言。豈爲人上之語哉。此語固好。然聖人只說焉用殺三字。自是不用解了。蓋上之人爲政欲善。則民皆善。自是何用殺。聖人之言。渾成如此。時舉

子張問士章

問何如斯可謂之達。曰行得無窒礙。謂之達。在家必達。在邦必達。事君則得乎君。治民則得乎民。事親則孝。事長則弟。無所不達。植錄云如事親則得乎親。事君則得乎君之類。又曰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正是指子張病痛處。謙之

周問聞達之別。曰達是退一步底。聞是近前一步做底。退一步底。早遜篤實。不求人知。一旦工夫至到。却自然會達。聞是近

前一步做。惟恐人不知。故矜張誇大。一時若可喜。其實無足取者。雉

問達字之義。曰。此是聞達之達。非明達之達。但聞只是求聞於人。達却有實。實方能達。審

達者實有而不居。聞者却是要做這模樣。端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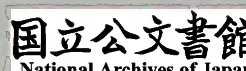
質直而好義。便有箇觸突人底意思。到得察言觀色。慮以下人。便又和順底細。不至觸突人矣。慮謂思之詳審。常常如此思慮。恐有所不覺知也。聖人言語。都如此周徧詳密。開

問察言而觀色。曰。此是實要做工夫。蓋察人之言。觀人之色。乃是要驗吾之言。是與不是。今有人自任己意。說將去。更不看人之意。是信受它。還不信受它。如此。則只是自高。更不能謙下於人。實去做工夫也。大抵人之為學。須是自低下做將去。才自高了。便不濟事。時舉

問察言觀色。想是子張蠟等為大賢於人。何所不容之事。於人不辨別邪正與賢不肖。故夫子言此以箴之。曰。子張是做箇大底意思。包他人。至之問堂堂乎張也。它是有箇忽略底意思。否。曰。他做箇大底意思。包人。便是忽略。時舉

色取仁而行違。這是占外面地位濶了。裏面填不足。植

問子張問達與聞一章。曰。達者是自家實去做。而收斂近裏底。如質直好義。便是自去做。察言觀色。便是察人辭色。而與之言。又慮以下人。惟恐其不收斂也。若是只據自家意。只管說去。更不問人聽與不聽。便是不察言觀色。然而能如此。則德修於己。而自孚於人。所行自無窒礙矣。故曰達。聞者是箇做作底。專務放出。外求人知而已。如色取仁而行違。便是不務





實而專務外。居之不疑。便是放出外而收斂不得。只得自擔當不放退。蓋才放退。則連前面都壞。只得大拍頭。居之不疑。此其所以駕虛而無實行也。某向來未曉聞達二字。因見鄉中有人。其傳揚說好者甚衆。以至傳揚於外。莫不皆然。及細觀其所爲。皆不誠實。以此方見得聖人分達與聞之別意思。如此段形容得達與聞極精。又云。色取仁而行違。不惟是虛有愛憐之態。如正顏色而不近信。色厲而內荏。皆色取仁而行違也。肅

問子張問聞與達一章。達是躬行實踐做出來底。聞是沽名要譽底。曰。然。達是常自貶損。不求名而名自達者。聞是向前求名底。又云。慮以下人。慮是子細思量。謂如做一事。便思量惟恐有觸突人處。又云。質直好義。是質直好底。有那質直粗底。

又不好義。肅

質是質實。直又自是一字。質就性資上說。直漸就事上說。到得好義。又多在事上。直固是一直做去。然至於好義。則事事區處要得其宜。這一項都是詳細收斂工夫。如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這只是粗謾將去。世上有此等人。專以大意氣加人。子張平日。是這般人。故孔子正救其病。此章大意。不出一箇是名。一箇是實。質孫

問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與鄉原如何。曰。却不同。那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底。是大拍頭做。要壓倒人。鄉原却是不做聲。不做氣。陰沉做罪過底人。義剛言二者皆是要譽。而天理都不存了。曰。固是如此。但一箇是向前去做。一箇是退來做。義剛

問子張以聞為達。伊川以為明達之達。上蔡以為令聞四達之達。尹氏以為充於內而發於外為達。三說如何。曰。此所謂達者。只是言所行要無窒礙。如事君必得乎上。治民必得乎下。而無所不行。無所不通。與子張問行大抵相似。呂氏謂德孚於人者必達。矯行求名者必聞。此說却是好。去偽○集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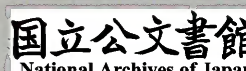
楊問質直而好義。質直是質性之直。或作兩件說。曰。質與直是兩件。察言觀色。龜山說察言故不失色於人。觀色故不失色於人。如何。曰。自家色如何觀得。只是察人言。觀人色。若照管不及。未必不以辭氣加人。此只做自家工夫。不要人知。既有工夫。以之事親則得乎親。以之事君則得乎君。以之交朋友而朋友信。雖蠻貊之邦行矣。此是在邦在家必達之理。子張只去聞處著力。聖人此語。正中其膏肓。質直好義等處。專是

就實色取仁而行達。專是從虛。篇

問質直而好義。和靖謂立志質直如何。曰。這箇莫不須說立志質直。但只是無華偽。質是樸實。直是無徧曲。而所行又合宜。觀人之言。而察人之色。審於接物。慮以下人。只是一箇謙。如此便做得去。達是做得去。又問仁如何以顏色取。曰。此處與前說相反。只是顏色雖做仁者舉止。而所行又却不如此。此恐是就子張身上說。驥

樊遲從遊舞雩之下章

問如何先事後得。便可以崇德。曰。人只有這一箇心。不通著兩箇物事。若一心做事。又有一箇求得之心。便於這上不專。如何有積累之功。這一條心路。只是一直去。更無它岐。纔分成兩邊。便不得。且如今做一事。一心在此做。一心又去計較功



勞。這一件事定是不到頭不十分精緻。若是做一事。只是做一事。要做這箇。又要做那箇。便自不得。雖二者皆出於善。也不得。況於不善者乎。賀孫

陳希真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曰。今人做事。未論此事當做不當做。且先計較此事有甚功效。既有計較之心。便是專爲利而做。不復知事之當爲矣。德者。理之得於吾心者也。凡人若能知所當爲而無爲利之心。這意思便自高遠。才爲些小利害。討些小便宜。這意思便卑下了。所謂崇者。謂德自此而愈高起也。時舉

問先事後得。曰。但做自家合做底事。不必望他功效。今做一件好事。便望他功效。則心便兩歧了。非惟是功效不見。連那所做底事都壞了。而今一向做將去。不望他功效。則德何緣不

崇。時舉

論先事後得。曰。正如韓信背水陣。都忘了反顧之心。戰必勝矣。又云。當思先事後得。如何可以崇德。蓋不可有二心。一心在事。則德自崇矣。方子

亞夫問先難而後獲。先事後得。莫是因樊遲有計較功利之心。故如此告之。曰。此是後而道理。而今且要知先事後得。如何可以崇德。蓋做合做底事。便純是天理。才有一毫計較之心。便是人欲。若只循箇天理做將去。德便自崇。才有人欲。便這裏做得一兩分。却那裏缺了一兩分。這德便消削了。如何得會崇。聖人千言萬語。正要人來這裏看得破。時舉

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須是截斷了外面它人過惡。只自檢點。方能自攻其惡。若才去檢點它人。自家這裏便疎心便粗了。問

問子張樊遲崇德辨惑之問何故答之不同曰子張是矜張不實底人故夫子於崇德則告之以主忠信徒義欲收斂著實做工夫常人之情好人惡人只是好之惡之而已未至於必欲其生必欲其死處必是子張平日於喜怒之間用心過當故又告之以此樊遲為人雖無所考以學稼學圃及夫子答問觀之必是箇鄙俗粗暴底人故夫子告之以先難後獲此又以先事後得告之蓋鄙俗則有近利之意粗暴則有因忿忘身之患皆因其失而救之也

樊遲問仁章

樊遲未達者蓋愛人且是汎愛知人則有所擇二者相反故疑之夫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能使枉者直便是仁樊遲誤認二句只是知故見子夏而問之子夏遂言之至於不

仁者遠然後仁知之義皆備德明

樊遲問仁孔子答以愛人問知答以知人有甚難曉處樊遲固甚未達蓋愛人則無所不愛知人則便有分別兩箇意思自相反故疑之只有會吉甫說得好舉直錯諸枉便是知人能使枉者直便是愛人會解一部論語只曉得這一段

每常說仁知一箇是慈愛一箇是辨別各自向一路惟是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方見得仁知合一處仁裏面有知知裏面有仁問

愛人知人自相爲用若不論直與枉一例愛他也不得大抵惟先知了方能頓放得箇仁也聖人只此兩句自包上下後來再與子夏所言皆不出此兩句意所以爲聖人之言時舉文振說樊遲問仁曰愛人一節先生曰愛人知人是仁知之用

聖人何故但以仁知之用告樊遲。却不告之以仁知之體。文  
振云。聖人說用。則體在其中。曰。固是。蓋尋這用。便可以知其  
體。蓋用卽是體中流出也。時舉

或問愛人者仁之用。知人者知之用。孔子何故不以仁知之體  
告之。乃獨舉其用。以爲說。莫是仁知之體難言。而樊遲未足  
以當之。姑舉其用。使自思其體。曰。體與用雖是二字。本未嘗  
相離。用卽體之所以流行。賀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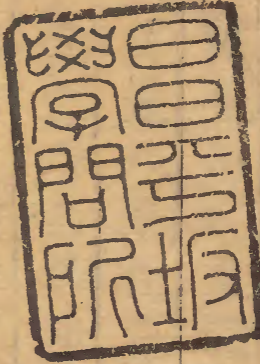
問不仁者遠矣。謂不仁者皆爲仁。則不仁之事無矣。曰。是。雒

問樊遲問仁。知一章。燾看來不惟治天下國家如此。而今學者  
若在一家一鄉。而處置得合義時如此。如不仁者  
遠矣之類曰。這仁知  
兩字相須。但辨別得分曉。舉錯得是。當便是仁之事。且如人  
在鄉曲。處置得事是。當教一鄉之人不至於爭鬪。卽所以仁

之也。燾

### 子貢問友章

問忠告善道。曰。告之之意。固是忠了。須又教道得善。始得。雒  
問忠告善道。曰。善道是以善道之。如有人雖敢忠言。未必皆合  
道理者。則是未善也。時舉



問也古者曰金馬以金銀之類作人職非金者亦必問  
問也古者曰金馬以金銀之類作人職非金者亦必問  
問也古者曰金馬以金銀之類作人職非金者亦必問

文化西子

